



00691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六

江蘇金陵

王鼎勳青甫參定
秦耀會遠亭編輯

普濟寺住持能崙鴻崑校訂

國朝藝文

潮音和尚中興普濟寺記

雲間 王鴻緒 尚書

西方聖人之教雖不着一切色相而必以名山靈境莊嚴象設爲四衆起信皈依之因又必得眞參實證堪爲人天眼目者演法其間斯足以震耀中土補陀洛伽首四大名山爲普門大士示現應跡之地較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

清涼峩睂尤爲神異提唱大法龍象蹴踏代不乏人宋紹興有了公眞歇元泰定有信公孚中明洪武有聯公祖芳百數十年傳薪記蒞證證相映曹溪一杓水若以南海爲會歸祖席至四十二人獨聯公以後自永樂至今三百五十六年間宗風闐寂無聞時則中原濟上知識亦多韜光弗耀不獨所稱海濱孤絕處也卽萬厯中神宗慈聖太后爲九蓮下生崇信三寶龍宮法藏內府朱提之賜使命絡繹法門之興當在此際而未聞有大乘導師悟徹單提直指者以應帝釋之求而副輪王之命竹林瓔珞震旦雷音不得

不謂之中微掛漏也今潮公爲天童密祖四世法裔
眞參實詣諸方所推膺總戎藍公之請自慈水壽峯
卓錫茲山開示愚蒙敷揚微妙參學禪那雲趨霧集
三祖之後稱復盛焉又幸逢

聖天子布金龍藏增飾琳宮紺宇且頒賜

御書般若以寵耀之由是海中古刹向之奔突於鹿豕蔓
沒於荆榛者一變而爲鼓鐘鏗鏞金碧輝映之地而
吾潮公坐曲象牀提柳標杖闡第一義諦示不二法
門不負古梵皇

今聖皇鄭重付囑之意是道則三祖之道時非紹興泰定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

之時併非僅故明洪永之時也非超前代而獨盛者
哉嘗曰大法之衰不在四衆而在狂禪多遊族姓修
飾竿牘務爲求名而中茫焉無所了吾之所不敢出
也故每喜於岑寂無人之境寄折足鐺與一輩直朴
衲子負米肩柴葺敝補殘而晨夕間痛劄深錐懸崖
撒手梯接賢愚其視風穴單丁船子舉棹不啻過之
所以克振三祖之門庭而大衆信服也從未有不誠
而能動人及成事者此在世間法且然而况續佛慧
命光復正教也乎然則遊四大名山而指圖牒所傳
種種諸大士靈蹟吾謂不如潮公之法言德行爲可

信也雲間去翁洲數百里順風一葦可航吾鄉耆宿尊信師教者乞予一言誦揚中興之績予爲涉筆記其梗概如此若夫青蓮可摘白社可期予尙得問渡蛟門親金鎚而剖疑網豈非夙昔之大願也哉

增修南海普陀山志序

前 人

補陀遷圮屢矣自潮音禪師卓錫因而大振余曾敘之今潮音已爲古人矣而其徒珂月增修山志致書於余欲更有所言余旣未登山躬承妙相彼所謂圓通之殿說法之場山川洞壑變現之所畧無一涉何從而敘之若寄之於意擬想像之間謾爲立說則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亦何裨於精藍而冀其有當於大士哉珂月之言曰前此寺工未竣志事匆卒今者崇宮峻宇畫棟雕楹上摩青天而下瞰滄海鐘板六時食者萬指檀施訖於重譯先和尚之勤可謂至矣且鉅費出自大盈寺額標於

天藻是未可以言歟余悚然無地爲之握管然吾所言願珂師所才備者間嘗論自昔好道之君有事於補陀者皆有求於大士者也

聖天子在上無所不載無所不覆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加意于名山殷勤大士延見法席賜以

溫綸錫之

宸翰此亦事之偶然爲仁育所不遺無所爲而爲之者是役也紀事以實浮僞者隻字弗存出言以公阿比者片詞勿立垂後行遠接物利牛爲此山千古文獻之徵是則皆可言也因敬書之簡端而答之

恭誦佛恩表

錢塘高士奇學士

伏以佛日瞳矐瑞氣映紫微之座卿雲紉縵榮光騰碧落之輝三多備而頌溢堯衢聲諸梵唄九如獻而歌賡周雅響答鐘魚宏宣鹿女之經金粟影中用酬高厚頂禮龍華之懺玉毫光裏仰荷匡扶拜手颺言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

齋心展懷伏爲

當今聖主四德乘乾六符保泰日華月朗兆醴泉甘露之祥海晏河清萃赤雀黃魚之應畢箕風雨春秋補助時行大小法廉官府幾康其飭來王來享訖南梧北柳之鄉移遂移郊沛商網夏車之澤起瘡痍於西北頻發帑金念杼柚於東南遞蠲井稅興隆闕里

聖心與洙水同源祀重秦壇

帝德共岱宗雙峙顯謨承烈功超書契以來摩義漸仁俗躋羲炎以上猥因萬幾待理過煩宵旰之焦勞旋荷三寶呈祥默佑寢興之康豫深宮侑食欣聞廣樂悠

揚正殿垂裳快覩

天容晬穆感佛恩之靡量數溢恒沙知

聖壽之無疆歷綿喬嶽普天戴日薄海同春士奇蘭署綴
員銅池末職厠足雲霄之上時隨豹尾以趨蹌承恩
密勿之中日覲

龍顏於咫尺惟昔躬依禁籞曾效呼嵩于今跡蹈邱園彌
懷獻曝念

主恩之稠疊祇切悚惶聞

聖體之冲和曷勝忭舞敬涓吉日虔集緇流碧海澄洵
一塵之不染朱幢綵結儼千聖之式臨仗方便之法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門窗舒意葉叩莊嚴之妙相室度心香饌供伊蒲喜
聞禪板航乘般若衆聽潮音時則珠露灑灑金風拂
拂鳥轉菴羅之樹音徹迦陵花盈畢鉢之林馨聞簷
蔔絳雲成蓋山中開舍利之城綠玉爲階海上現辟
支之果用祝

聖神寶祚綿歷千秋爰資日月香燈光昭萬劫伏願綏成
允錫保佑常申福備箕疇朱草蕃滋於玉祀慶流禹
甸黃星爛照於金鋪人間彌勒之碑永鐫靈瑞天上
崑崙之水咸戴恩波則微臣長諧燕喜之情而方區
羣洽鳧趨之願矣

世當昇平之會時和人樂財阜用盈百度具舉自四民以至方外無不獲所自廬舍園廡以迄琳宮梵宇自都會郡邑以至山陬海澨僻遠之所無不整飭此其盛振古以來不數見也南海普陀寺爲觀音大士道場創於後梁貞明近八百年矣累朝勅建賜額不絕雖千萬里之外躡蛟鼉衝波濤函香至者趾相錯也曩因海氛未靖內徙僧衆寶地日就傾圯我皇上威德誕敷八埏賓服澎湖臺灣盡歸版籍大弛海禁農桑商賈咸得樂業寺僧乃漸復其故二十八年春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六

翠華南巡遣使頒帑金千兩

特命重修維時總戎黃公大來繼以藍公理皆能奉

上德意崇信興創遠近縉紳士民亦各視其力來助而潮

音禪師宏闡宗風仔肩厥事於是殿堂樓閣祠宇軒

楹起頽葺壞稍稍就理寺故有大圓通殿薰於發潮

公經營量度凡爲間七爲架十五高六丈二尺廣十

四丈縱八丈八尺甬道深四丈積三年始構成其大

畧寓書余曰公感夢一事最見靈異於茲山實有緣

焉殿工之興仗助尤力敢以記請余諾之未及屬稿

而潮公示寂歲己卯三月

車駕再至浙省

宸翰題普濟羣靈四大字復發帑金千兩遣官賞賜兼

御用念珠等物以爲永鎮余惟

聖德汪濊無遠不浹而十年之間再頒內帑俾鹿苑雁剎
丹雘煥然稽天浴日之區梵唱祝釐與內地州邑相
響答國家之昇平歷服之綿遠人風之和樂胥於是
乎見之而諸公之疎財樂善潮公之志大力勤皆可
書也爰操筆而爲之記

大圓通殿記

普陀之獨建圓通大殿者何義也普門權位菩薩於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楞嚴會上文殊特揀圓通而此山又爲圓通大士親
指法址故知供一圓通而二十四圓通無不在是矣
供一權位菩薩而過現未來之一切善逝法身報身
應身無不在是矣此普陀大寺獨建圓通大殿之義
也然必爲之記者何居此山闢自南梁其始爲不冝
去觀音院於宋爲敕賜寶陀觀音寺於明爲敕建護
國永壽普陀禪寺皆有名公碩彥詳記其事垂諸碑
乘我

國家定鼎以來四海賓服八荒嚮風際我

皇上聖神天縱化理日新一游一豫率土蒙休二十八年

春

聖駕南巡

欽賜帑金重新紺宇經營者主席湖公外護者總戎藍公

傾囊委粒者十方檀信三年而殿工落成湖公又復
出單告募招山左陶客冶琉璃瓦以丹雘之將使

朝廷布金之至德與夫臣民樂輸之善緣永固莊嚴究
竟無漏潮公尊

君愛衆之心可謂誠且切矣猗歟盛哉予時

欽假江邨咫尺勝事夫焉得而無記或謂臣子効忠於國
家納民於軌物非二帝三王之道不敢垂於簡冊孰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八

知我

聖天子內自帝王之心學大自三教之微言無不該備無
不兼攝斷非黷鬼神失民義求福田利益者可同日
語也且吾聞釋氏之教大而有本空而不蕩始從自
利終至利人非如楊之固執墨之外馳老氏之服氣
煉形而惟究明心性之真空解脫客塵之擾攘如太
虛空不留朕迹如澄清水純去濁脚然後能號令人
天統御三界如我

聖天子萬幾餘暇游衍教乘宵旰巡行推恩梵刹不惟舍
哺鼓腹見於荒陬僻壤之區亦使優游忘世之流得

以安居林下如陽春之無所不育杲日之無所不照
其道寧有二也哉亦如普陀大殿爲天下圓通殿之
祖而現在普門大士卽過去正法明之稱表一號而
佛佛具足示一相而身身圓滿故觀音名宇聞於無
量國中母泥凡臆之見謂教自釋迦而大雄必歸於
佛山爲自指而供奉必專主圓通斯得之矣余于前
記恭述

聖天子嘉惠名山之盛事今又幸大圓通殿落成復記普
陀一山專于大士之畧如是

重興普陀法雨寺圓通殿疏

古闕

藍

理總鎮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九

余素不佞佛亦未嘗謗佛蓋爲出世入世其道不謀
故耳今春奉

命南下歷齊魯吳越登泰嶽金山諸名勝竊歎宇內山川
形勢最上者悉爲寺觀占盡且瓊宮玉砌珠絡金裝
極人世之觀瞻而莫尙何其感人之深能令捨金若
恒河沙以成瑰麗若是耶又豈出世入世其道果不
相謀也耶余知之矣出世者雖脫鞵鎖於利名高曠
獨善而祝昇平而祈豐稔俾

國祚綿長士民幹止又無不與入世之婆心等耳夏杪
齋戒禮普陀見古木森森勢盡虬龍狀而前後二寺

殿閣灰燼祗構數楹昔之巍峩輪奐者不可復觀嗟
嗟梵音聞寂難聞花雨重垂獅象欷顏孰駕法王再
現所幸

九重錫帑並宣溫藹

綸音有

朕不難獨建正欲爲天下臣民共種福田之

旨則率土臣民自必仰承

至意樂輸恐後矣第經營伊始布告未周借有一二信心
創爲捐助其如千金之裘非一腋之所能成而百石
之鐘又豈數文之所可鑄也後寺別菴和尚者學通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

三味道徹六如欲纘大智尊宿之芳規力謀重建用
是芒鞋踏破不辭宿霧餐風蓮鉢擎穿無吝喉乾舌
敝道願旣堅法緣自廣行看圓通寶殿鱗鱗鴛瓦聳
冲漢之雕甍屹屹鼉簷駕連雲之彩棟珠纓同絳剎
以齊輝金壁映青猊而吐艷矣惟冀宰官士庶稍節
一夕之華筵便成千秋之勝事卽或片瓦隻椽爲數
無幾而積小實可成大寸釘塊石作緣似寡而易舉
良由衆擎夫海內名剎不下數百千居一方之勝尙
能竭一方之力以極其巍煥況普陀爲四大名山之
最大士現身說法之場登其地恍入方丈蓬萊塵念

頓卻向有數千里瞻拜投體者不可勝計際茲劫灰
重新

聖明首助而天下賢士大夫猶以出世入世爲道不相謀
固守身外物堅囊永結余未之信也敬告四方不識
亦以余言爲當否是爲疏

重修普陀山志序

前人

洛迦海外名山也爲普門大士親指道場自梁迄今
千數百年其間興廢屢矣莫盛於南宋有元及明萬
歷以余觀之其廢也莫不有由其興也莫不有自主
聖臣賢績熙務舉於時海寓清晏民物康阜則間以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一

其暇新梵宮而究竺典此亦上下和平優游無事之
一徵也而不然者寇盜充斥家室愁咨垂風沴氣鼓
扇塵寰則雖有佛教且無所施此古今之大較矣補
陀舊寺遭故明之末鯨鱷氛擾島嶼霧迷

先皇帝赫焉震怒而廓清之未幾轉徙內地於是朱宮紺
闕蕩爲冷煙寒風者且二十年我

皇上文德覃被聖武布昭土宇版章盡域中而截海外嚮
者棘虛之地莫不含哺擊壤於其中二十八年

翠華南幸因故元戎黃公乘間奏地方事宜遂

遣員賜帑再造梵宇而普陀鎮海玉毫重現矣明年黃公

以疾沒於官余叨奉

特簡自宣移鎮茲土凡黃公未竟之緒余遂不獲辭於是

宣

一人之盛德鼎三寶之巍宮惟鉅惟細悉理悉張龍象滿
山鼓鐘震谷莫不慶海不揚波而祝

天子萬壽也猗歟盛哉余既樂觀其成歲時期汎簡徒揚
帆登臨其上輒爲吾民加額昇平戊寅中秋山僧以
志事來請余爲之代延修輯鋪張揚厲鼓吹休明已
卯春

六龍復南狩兩寺住僧迎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一

變謝恩

天顏喜悅

溫旨從容隨頌

御額再賜帑金且遣中使登山給運黃瓦
敕住持速完未竣之工

錫命重三誠爲異數維時志成未梓巧言弁首余何言哉

旋轉乾坤救寧宇宙者

聖天子德也綏靖山海安集雁鴻者制府諸大吏力也闡
揚道聲慈味俾上覺慈尊潛孚默佑於冥冥中者諸
上人職也余遭時竊祿謬鎮海疆何言矣哉披覽志

文彬彬郁郁大雅不羣世不乏知言者而余或受知
人之名則余所竊幸者耳是爲序

禮補陀洛伽山記

福建 施世驃 總戎

自有名山則有梵宇金人之夢玉像之招所由來矣
竺氏之教旣行其徒侶日益蕃其所居日益廣其規
制日益恢大如五臺二莪普陀爲三大士道場尤其
傑出非大僧禪德不足以居之因乎山之靈而益以
修其業之淨也普陀孤懸海表屢遭興廢黑山一炬
之後繼以播遷歷代經營鞠爲茂草先將軍襄壯公
仰荷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天威率師致討海天永靖澎湖臺灣一平而普陀晏然矣
皇上齊聖欽明心源夙朗精研內典默契大慈緇衆許其
還山祇林因而再造爰有水衡之賚有同善之綸有
山僧之召臣民徧德中外從風而聞之文武自撫軍
以下爭相崇奉施者輻輳先襄壯以碧瓦進寶坊以
艤艗運大木亦一時之盛也辛巳秋余旣有東海之
役靈山咫尺汎帆直指見兩寺鼎新

天題照耀頓忘鄙悵生歡喜心展禮訖小憇於留雲之堂
揖方丈二公談典廢之由寄今昔之感因知前鎮藍
公定令繆君皆從事於茲爲時最久有勤於鹿苑焉

今者九河底績

聖駕東巡爰遣侍臣瓣香浮海命驃副之宣示

皇綸分頒大賚期以鴻工早竣是役也余再過普陀矣以
使事在躬一登梅岑之巔自餘溪山洞壑之奇禽魚
卉木之細畧無所涉惟覩香信萬夫歌堯賡舜梯山
航海而至者達於九萬里之表斯亦海天難覲之際
會也爲之記

增修普陀山志序

前 人

普陀山志觀音大士之書也非儒者之所預山在定
邑境明府之事也非軍府所宜知今志成主僧請序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古

於余余遂取而序之蓋有說焉夫茲山之屢興屢廢
他作固詳之矣約而論之以有尙之者則興有戕之
者則廢一壞於黃毛之突如再病於海疆之未靖其
大概也當此之時爲普陀計者不患佛法之不廣不
患徒侶之不蕃不患舟車之不通不患米粟之不至
其所慮者廣洋重譯或有意外耳余於辛巳之秋受
事翁洲閱歲小有荷萑之警偵之乃剽刦白徒撲之
旋滅矣昔漢龔遂治渤海盜乞上緩之奏曰此皆陞
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耳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此其
事也功成而不居謫至而不避此人臣之義盡之而

已矣余兩過普陀登白華梅岑之頂茫茫遙海無往
不通爲名山高僧戒心者再及見禪學濟濟規制倫
脊豈惟羨法席之雍容亦以知主僧之能事灑然寄
之嘯歌吾無慮矣因與蓉浦繆明府述之亦曰吾二
人者今日首尾名山是不可以不信也爲之序

普陀山志序

襄平

甘國璧

巡撫

名山大川在處有之或因人而傳因地而著僊客騷
人高蹈肥遁者指不多屈于是乎噪名宇宙特書國
乘者往往然矣若夫補陀則竺乾家棲托之名山也
自佛教入中土圓通大士以耳根法門化導茲方遂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指此山爲應身說法之地屹立洪濤紅塵隔斷有潮
音梵音二洞相傳大士現身處

昔今聖主頒賜有加與天下臣民共植福田雖潮汐之險

飛帆穩渡者歲以百千計誠慈悲方便之靈區引人
入善之勝地也鄉予出守四明竟不得徹簿書之餘
暇一葦問道屐後縱遊宦海許國西東而名山嚮往
之私懷惓然熟于中未嘗一日去諸心也旋奉

綸音沛下巡撫滇中宣布

聖人至化中外太和戊戌歲虔範滲金大士像遣使送供
梵音洞覆閣三楹畧示莊嚴將使四方趨叩者歡喜

焉勇往焉雲奔川赴響應樂從未嘗不爲同善者之一助區區之私敢云邀福乎哉自惟備位素飭上承高厚殊恩有加無已用藉大士之洪慈使普天億庶同登仁義之門永祝

天壽無疆垂衣致治靡及之心稍盡乎萬一者如此是年爲予五旬母難住持釋堂師者專使將意因得披閱補陀山志伏見

御書天藻之瑰麗名公碩士題咏之清新峯巒之森列花木之珍奇洋洋溢溢如親到名山親登佛地者矣雖萬里殊途而靈山方寸何曾間於毫末因尾數言于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諸公之後并欲質諸後俊同人其勿視予爲俗吏可也予亦不敢以白社同流者自居可也他時一瓢一笠踏遍祇林圓吾夙願亦未可知也山靈有知其勿謝予爲逋客否

別菴禪師續燈正統序

雲間

王日藻

尚書

佛教之以燈名其傳也自然燈佛始有其名取其光明不息同乎日月之義焉顧有顯則有晦有酸則有熄此亦盈虛消長之不能免者日月猶蝕而况於燈乎至於統之爲義則益嚴矣惟其道不惟其人惟其人

不惟其時吾儒自二帝三王以後寧可架漏千年

不許漢文唐太接統三代則釋氏可知已嗟乎燈不
長照斯續者貴統不少假斯正者尊甚矣別公禪師
續燈正統之編爲詳而核慎而公也別公爲三山來
禪師高足白眉英年受囑自蜀臨江先宏教於高峯
南下至甬東遂主席普陀之法雨法雨爲明大智尊
者開闢道場別公繼而昌之然智以苦行證道非禪
宗也法雨禪宗開山第一代則自我別公始矣嚮使
別公道不修學不講聞望不實則何以奔走英賢負
輪福地又何以楠立普陀塤篋老宿乃其書故具在
也標真領的揚芬激潤殫十數年之功成茲偉褻若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左之傳遷之史可以鑑古今而考得失博聞見而治
身心其紹先啟後之功豈世之擎拳豎指標榜虛名
者可同日語耶昌黎有言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若是書則可謂語詳而擇精矣予衰老杜
門年來與健菴珍示諸公修香山洛社故事暇則間
取釋氏遺文汎覽流觀雖不能徹其精要亦庶幾得
其指歸今年癸酉春別公寄予是書且丐爲序繙閱
之餘知其上紹精微下刪妄濫續五燈之未備仍白
禪師續燈之名而加以正統之號其立意可爲嚴而
用力可爲勤已抑予又聞大慧之徒九十四人俱數

傳而止惟癩菴之後多傳至公以不絕如線之危統而乃能大其光宏其燄然無盡之燈照一時而及萬古若別公者非古人所稱必荷門基一不爲少者哉遂序其大意如此

續燈正統序

慈谿

姜宸英 翰林

先聖有云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自達磨傳其道入東土其爲道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了生脫死予初探其門庭竟無所得且於履踐毫不相應然遇出世洪濤之士擎拳豎指棒喝交驅一語一默間儼若過屠門不能禁其大嚼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文

也壬申春泛南海登普陀得晤別菴和尚與語連日知爲大慧十七世孫也贈額而還次年以所集續燈正統徵序於予予旣不能窺其門庭又安敢於和尚前作誑語哉然細詳是編以南宋爲始要歸於今日補集五燈之未備是之謂續燈也以濟洞分列各流其授受表章二桂之昌榮是之謂正統也燈續而統正將見燈燈不滅千載流光直使人人明心見性了生脫死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佛法自漢入中國其時可謂久而其道日益廣矣夫
惟其道廣則藉手於衛道者甚殷其時久則凡所歷
治亂盛衰變遷興廢之狀日多而其需乎人之衛之
也亦日亟顧古今來作釋氏干城者多矣大都不過
捨基址施金錢而止未有終始經營難不辭而久不
倦如元戎藍公之於普陀兩寺者也方夫海禁乍弛
僧衆初歸而道場梵刹俱未興建時則有故鎮黃公
乘間力奏遣員賜帑初地重光然命甫下而黃公旋
歿於官公來繼鎮建牙翁洲翁洲距補陀百里潮汐
往返風濤叵測不以爲勞力任茲事若宜革若宜興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若宜先若宜後若宜多若宜寡寺之主者悉稟裁於
公公一以至誠大公處之公之鄉多產巨木斤椿捐
貲桴海運木分給兩寺置木之直至數千緡無所吝
朕予謂此不足爲公難其分處兩寺也自有護法來
于百年間未有如公者明萬歷七年以前止建一寺
至後又有鎮海然皆長老住持而已展復來別公以
雙徑嫡孫提督陳公敦請主席後寺先入山者三年
公至普陀喟曰改律爲禪後寺已然而前寺獨可不
延高行大德闡宗風而登主乘者居之乎博諮廣詢
得天童四世孫潮音和尚迎拜陞座聞者飯嚮兩師

皆慧心定識又其宗皆臨濟無所滯澗公集兩廡僧徒曉譬而戒勉之至誠披露人人悅服緇素歎息稱自有護法來真未有如公者競謀建公生祠以尸祝不朽越明年兩寺告成俱以宸英素辱公知函書來京丐爲文以鑄石余曰公鎮定十年功德及吾寧者甚大卽不辱與公交亦不得辭然余知公極審於公遇前寺知公之精微於公遇後寺知公之廣大嗚呼公待佛及僧如此其忠君愛國誠民卹兵更宜何如哉遂序其終始難不辭而久不倦者以復兩寺之請世之覽者諒不以余爲阿公而公亦必不以余言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河漢也夫

普濟寺重建大圓通殿募疏

京江錢爲青同知

天下名山有四若五臺若峩峩若九華各擅一方之勝惟南海普陀乃大士現身說法之所在海岸絕跡處靈蹟異境超越諸刹其山蒼古綿邈其峯巒峭拔聳秀其陵麓赤泥沙盤亘百里其蹊徑周旋委曲上下攀躋而無不通其水濼洄黃碧洪波浩蕩其泉甘而冽夏冷冬暄其雲煙變幻萬狀紫翠續紛其林木樛鬱深邃可供憩息他若琪花瑤草靈鳥珍禽巖樓海市極目難窮怒濤駭浪與梵唄松聲共分天籟

焉若夫潮音梵音善財三洞大士常顯現處寶冠瓔
珞繡衣錦縷竭誠祈求靡弗畢視至於蓮花池紫竹
林靈鷲峯獅子巖磐陀石觀旭臺葛洪井非筆墨所
能殫述琳宮紺宇寶殿瓊軒畫棟連雲椽題耀日皆
至聖開化閱萬劫以垂聲大士圓通登十地而證覺
誠振古之叢林希世之道場也是以千百年來崇奉
香火禱無不應感而遂通梯山航海而至者歲無虛
日明萬歷間遭回祿發帑金命司禮內監督造招提
美輪美奐我朝定鼎以來鯨波噴毒閉關徙禁者
幾十餘年又罹紅毛煽虐大殿灰燼緇衲星散鞠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茂草今幸

聖天子文武聖神狂氛盪掃海宇廓清於是翁洲復設邑
治僕謬叨佐郡承乏代庖欣瞻洛伽重光法界容春
恭遇翠華南幸

特頒內帑鼎新締構潮音和尙以天童之嫡乳法鼓雷鳴
緇素咸集沐

皇恩之汪濊賴龍天之護持竚見古刹重新梵宮再煥矣
但于尋之木非獨力能勝萬仞之山豈一蹴可至敬
告善信士女各發菩提心熟旃檀之瓣香財施等於
法施捐太倉之稊米心田冀作福田欲登樂邦宜襄

勝事謹疏

萬年簿序

中州周聖化邑後

萬年云者無盡之詞也物莫不有盡年則無盡以年紀物有盡者均無盡也普陀爲天下名山大士現身之所其境地靈異梵宇精嚴山乘載之邑志詳之天地間一無盡道場也然而運會所至興廢迭更亦幾不免滄桑之感今

天子廓清海宇嘉美靈山特賜帑金鼎新增勝弛禁以來諸番入貢洋賈貿易無不繫泊是山瞻仰告酌方使張帆遠達四方之人焚香頂禮絡繹至止者更無虛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日矣潮音上人通明朴雅卓錫其間闡宗門之妙諦祝國祚之靈長億萬斯年靡可紀極而殿堂樓舍一切供用器具悉載如左蓋有是年則有是物

聖德無疆名山不朽豈直萬年云爾哉脫謂建造艱難措置不易姑留此以示後人則萬物無常曠觀者猶不屑屑於此余知非上人意也

增修普陀山舊志例

江陰繆燧邑侯

自郡縣之有志而二氏之書泉石煙霞之記往往而見焉然十洲三山多指神仙之事且有無不可知惟補陀片石孤懸海中爲普門勝地覺迷拯溺歷有明

徵爲之說者亦其慎哉吾是以志佛不敢苟及志山不敢子虛志事不敢齊諸志辭不敢月旦悉依舊聞實以近事蓋此書之大凡也若夫琳宮之廢興香爇之盛衰學人之聚散與世滄桑不無俯仰正不必以彼抑此資我懸河耳

東坡曰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誠然則有不變者在矣其義甚深不可思議今志普陀但言普陀大士卽如法華佛說一切善應種種功德及諸書雜見悉所不載以見此爲白華實錄也

四明詞客首尾名山著有普陀新志其巖壑川原土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田疆場無可增損惟普濟法雨二寺與先時小異然亦際會之奇加以人事之備山間畧裏亭梁之外靜宇田庵至一百六十六所可謂盛矣

任質者議疎務褻者少當謂圓通教主總攝羣倫一切衙官恐非確論亦知梅岑曉月不隔峩眉滄海橫波依然九子三大士四名山是同是異何有何無就使白蘇而在作如是觀矣

觀自在本丈夫身普門品云以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是以開元畫院寶冠珠絡永著坤儀暨歷代慈宮遂生崇信以天下養猶未足乃邀福

大慈祝延靡罄孝之至矣雖爲百世則可也
大地精藍亡慮千億屢興屢廢維此佛場

皇帝每念夙因博施罔外覽名山之鞠草憫繇衆之無歸
賜帑有加函經布藏

宸翰所垂在在指點至嘉與臣民同其福善

聖人之心直與天地齊其量矣山中之書頌其萬一云義
山藍公始事洛迦勤亦至矣獨惜蕭梁迄茲幾二千
歲但載內廷賜予未聞朝士布金豈爲時久遠姓氏
無傳乎志所不當畧也且南海乘桴匪比坦途尋佛
鯨濤颶母身命以之故匹夫單婦雖斗粟縷絲不可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不謂之大布施編年書繭詎曰無因貴客素封何妨
附志今如定帥施公奉

詔詣山宣綸錫帑此

聖朝殊恩使臣大小姓氏咸勒之俾無遺焉

名山佛窟亦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然枝承派衍誼
在必宣丈室儲胥亦關世守言之惟患其不周也

潮音旭公燈傳太白攝衣陞座宗風大展繇白爭皈
道果人緣可稱無憾 別庵統公蜀夔飛錫創設大
雄圓通兩殿鼎新聲聞遠近及乎寺額標於

九五帑賜出於大盈寶屋珍樓與金船銀瓮同時爲

皇家之上瑞兩公之願力於是乎諧矣均有語錄別集行

世

普陀舊志今日之文獻也太羹元酒未免義皇上人
後志妍辭麗管點染山林自是騷壇一座但所記康
熙三十八年前事癸未春

聖駕南巡駐蹕武林

召見寺僧殷勤 大士 命使函香

頒綸 賜帑事關 盛典不敢不述用是增修是志附於

編簡之末以冀久遠云

恭送新鐫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御書金剛法寶入普陀山寺記

普陀名山也孤峙海中距定海甫百里在令封內而
予日以簿書鞅掌不獲登臨而謁禮焉間有暇晷亦
畏涉風濤是以渡橫水者數數而蓮花金鉢宵莫問
津甚矣夫作吏之俗也歲之丙子恭遇

今上皇帝以 御書金剛法寶光鑄黎棗者頒行天下梵
宇而普陀兩寺幸在其中四月經函至定宰分當躬
賚入山於是得從副戎葉公紀揚帆抵洛伽安經供
奉於大殿肅容再拜

天威咫尺已乃謁大士覽梵宇滄溟杳靄大哉觀也仰惟

皇上睿聖淵涵文武廣運廓沙漠千古不清之塵闢海甸
累朝不隸之士垂裳宵旰日厯如傷而乃於萬幾餘
暇披釋氏之微言運如神之妙腕楷書竺藏光被人
天而且頒行郡國望刹推恩天縱至人真絕古今而
邁三五者矣燧一命微員叨膺司牧疆域不過百里
案牘期會事甚渺末而蚊負冰兢不遑啟處承乏來
不知翰墨文章復爲何物少之所學仕而轉荒而

聖天子獨廣大從容如此豈非雲雷風雨日月星辰挈五
行而運四時周八荒而生萬物成功文章無所不有
之爲天也哉小臣管窺蠡測仰贊高深凝思拜頌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下不暇探討山川之幽秀風物之雄奇一棹遄歸皇
皇職役寧見笑於山靈而決不敢黷鬼神以失民義
則燧今日揚上德而慊臣職之意也夫

御題普濟羣靈額恭紀

漢晉以來二氏之學並行於世而佛較盛於老非之
者隘孀之者愚惟至人能兼包迭用於其間我

皇上神靈天縱優入聖域其暇汎覽流觀謂釋氏之慈卽
吾儒之仁其悲憫提度與博施濟衆無異大矣哉如
天如地之見也補陀爲海內四大名山之一展界後
卽賜金

救賜前後兩寺賚寵眷渥輝賁山川改賜今名外復

御題普濟羣靈額大士殿臣燧忝宰斯地恭逢盛典既爲

住僧喜慶忭舞竊伏而思之仰惟

帝德之宏 王言之大有不第爲茲土茲山起見者蓋自

二帝三王以來馭世之道不越仁民愛物而其化澤
之深長聲靈之赫濯至於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然則
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小幽明一以貫之者類盡於
羣靈而道全於普濟盡千聖之猷百王之蘊有能出
此四言者耶大士以

天子之心爲心其福民護國當何如苟斤斤焉僅從茲山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毛

起見則將隘視

聖人之言而淺測 聖人之心可乎哉臣燧是以不揣固

陋表而出之俾四海臣民卽不獲至其地者覽斯志

亦共瞻仰沐浴於無疆之化澤云耳

文翁捨身戒

人有捐生投於梵音洞下者妄冀爲大士所收錄嚴

飭禁杜不止歲或以告嗚呼捨身之說吾不知何自

而起其云福利真不可解而世往往惑之甚矣人之

至愚且忍也今有父兄急難或告之曰爾其殺身成

孝人且趁起不前甚至假托竄避以僥免者今有軍

國重務或告之曰爾其誣之以死人且畏葸緘默其
至依阿詭隨以附恩寵者今有蹈非常之變禍不可
測爲之友者徬徨歎息或告之曰爾其以死救之殺
身成義則卻步掉首而去夫忠孝節義古今之美德
天下萬世所常尊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而代不
數見信誣妄之說委父母遺體於波濤巖石間所謂
死有輕於鴻毛者也而趨之若鶩其爲愚與忍孰甚
夫人之生禍福兩途耳人之禍莫甚於不得其死死
之苦莫甚於沉溺宛轉反側浪擊石觸糜身折骨而
後魚鼈羣萃以食之雖支解剖割靡有其慘夫捨身

以求福也而先受慘禍嗚呼若死而有知風雨晝夜
漂泊淹漉不知幾何怨悔也而或父母望其歸妻子
冀其還兄弟親戚莫不延頸以望忽得齒聞愴悅號
泣何可勝道非忍心狠戾計不出此如是而欲望慈
悲之大士以一死爲皈依吾知其必疾惡痛恨斥之
惟恐不速矣尙奚福之有且夫人等死也與其捨身
以求福孰若捨生以取義與其輕自戕賊於虛無杳
冥之途孰若勇決向往於倫理綱常之地用之於父
兄可以成孝用之於君國可以成忠用之於朋友可
以成義而世人不解好用之於誕謾不可信者而謂

以此永脫度也適以成其陷溺耳吾故曰至愚且忍也余知定海縣事故書此以戒

萬年簿序

前 人

簿之說匪一有鹵簿例簿文簿貲簿之名此蓋所謂貲簿者歟萬年云者期其後人守而勿失傳之久遠而無有艾也雖然有天焉補陀於擾攘之際當遷地之辰守大士棲山者寥寥謀朝夕而不得何暇計及萬年哉况釋氏之業與四民小異有家者遺之子孫釋則托諸他姓秦與越不可知一再傳而念其先師者幾人矣然猶慮其不慎也惡其流於弱也惡其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人所侵奪也又惡其自爲紛紜也遂立爲簿自像設堂殿大藏賜物而外所記者繚垣幾許丈室幾弓庭唐幾處齋寮庖湑幾所器用若干退宇田廬幾地原田菜圃竹木泉石巖壑何所止歷歷載之爲界昭不可紊之規以貽法嗣其盛衰興廢固所不謀亦曰我則未嘗替也此凡在叢林立名萬年之說也閱其簿目觀其艱辛而敘其所以然者知定海縣事澄江繆燧也

法雨寺陳黃二公合祠記

鄞邑 胡德邁 御史

古今來事之盈虛消息倚乎數而廢興成毀則係乎

人數若待人而人不諉數故自廢而興轉長而成者其功多不可忘雖或其人已沒其事猶樂得而稱頌勿衰如普陀法雨寺之於故提督陳公總戎黃公是已夫普陀爲震旦名山與峩峩五臺九華齊稱乃其山川奇詭雄特之氣結爲前寺不足至明又發而爲後寺亦足見大士德教之遠願力之宏矣其屢廢屢興要亦時勢使然

上皇帝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文綏武讐盡土悉臣海外甌脫廓入版圖厲禁盡弛而普陀內徙之僧雖歸故宇未奉明綸黃公鎮定兩年恭遇翠華南幸乘間奏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請得賜帑金重建兩寺蓋不獨慈雲慧日廣被東南而吳越封疆門戶益得藉外屏以固金湯矣先是寺之未建也麋鹿滿山荆榛蔽野惟我別和尚遠從東蜀訪舊天童陳公聞其名俾主法雨宏度沙門於是自萬歷來二百年第習講律之傳一變而爲禪宗大乘之學譬諸山屏翳樗櫟而梗楠杞梓是扶是植也譬諸淵驅斥蝦蛙而蛟龍鯤鯨是潛是躍也不寧惟是今元戎義山藍公聿繼黃公來鎮信道愛人以普門干城爲任謂改律爲禪義可師法乃延潮音和尚一如陳公之延別公而普濟法雨不減天童雪竇

五磊精嚴閔淨矣嗚呼向微陳公藍公亦必爲之然而後來之美其得忘前事之師乎別公曰我之不忘黃公猶藍公也我之不忘陳公猶黃公也于藍公則專之于陳黃兩公則合之禮也祠成丐子爲記子曰寺之由毀而成黃公之德禪之由廢而興陳公之功皆不可視爲偶盈偶息之數所謂數若待人而人不諉數者於是乎在嗚呼道不高則衛道者不力教不宏則翼教者不切觀陳黃二公之于法雨如此則別公可知己予是以不辭其請而爲之記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鄞邑萬經 編修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士君子立身揚名其豐功偉烈可著于當時可傳于後世者青史載之矣又能推其所餘使方外之民頌功德于勿衰尸俎豆于奕世是又其靈根天植雖處世網不爲事物所淆故能于撫字愛養之中而宏護于潛修密證之區其志量之廣大識見之高遠豈凡屬居官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如元戎施公其始有不可及者歟公本將種世有令德其秉鉞于定也輕裘緩帶詩酒永日雖際時之昌哉亦公之才智過人故能先聲而懾衆不誠而事成也普陀名山乃其轄下或承使命或視師旅常航過其地繼之則爲

聖朝祝萬壽并爲母太夫人祈遐齡亦時往其間由是與
方丈諸師敘談移日公不知有名位之可拘而山中
亦若忘人之勢惟于寺之得失利病事之開遮趨避
無不導止無不幹旋山中德焉謀肖像于護法諸神
之列是公之厚德高誼入人者深故思慕之不足而
咏歌之咏歌之不足而對越之豈若世之阿好以爲
容而去則毀之者哉吾聞釋尊善逝在靈山會上以
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蓋僧行忍辱外侮易乘不有屏
翰其何以穀公其受囑靈山者歟又聞士大夫之英
敏特達克荷綱常者皆從三寶中來分散四方共行
教化公其五百應真者歟不然何能忠孝克諧公私
兼濟若此其裕如耶噫世網若膠漆貪欲若大海世
人貿貿沒齒不返非得大雄氏清淨無爲之學中道
拯救何能使吾輩背塵合覺解脫桎梏而得究竟安
樂也哉則凡衛翊其教以覺夫斯世斯民者雖百世
祠奉之可也而况于親沐其休者乎予久依公之治
下而普陀珂公邂逅京師又常稱述其風節其言信
有徵也因不辭而記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黃公祠記

慈谿

鄭

梁

翰林
郡守

昔漢朱邑爲桐鄉有惠政民德之於其在官爲邑建

祠以俎豆之此生祠之昉也迄今二千餘年間爲吏若帥者無邑之德而皆仍邑之事生祠徧郡國矣然皆涖則安之去則毀焉予謂此真生祠也已獨至故總戎黃公則不然公鎮定海三年忠於其職

今皇帝實眷倚之二十八年

帝南巡公護駕行在

帝從容問公舟山沿海事宜公輒慷慨陳地方兵民利弊

甚悉

帝嘉納之公平時信道而敬佛嘗憫普陀爲大士演法道

場卽今閩疆展闢海隅蕩平天下名山皆被嘉賴而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大士現靈之區反錄錄墨墨一二僧徒私相號召挺鐘搥鼓於荒煙蔓棘之中心甚苦之且幸際承平卽無所言脫不幸一旦有事此自歸自復之衆誰任其咎思欲陳之而未有路適召問乘間陳及

帝可其議帑金有賜衛臣有遣而寶陀煥然重建焉公方欲多方培護廣建名藍越明年而公以疾歿於官死之日兵與民無不哀慟如喪所親而山中千百僧徒尤悲念之不忘於是相與闢地治宮祠公於伽藍殿之左肖像而俎豆焉報功酬德禮也潮公未住此山與予交好遂以公祠落成告予屬爲記以垂久遠予

曰文之傳公不如公德之在人心者自爲可傳也然數十百年見聞迭異故老之口盡而我公之明德亦湮勒諸貞珉藏諸山乘則公雖亡而其事其德不與俱亡也嗚呼賜金者

天子也任其勞竟其事者後之諸君子也公獨以一念精

誠忠君衛道遂足不朽於名山生而戴之歿而愈思尸祝奉承與佛無極士君子建德立功乘機赴會事豈必多而念顧可忽乎哉遂書以遺潮公使鏡石焉

先覺堂記

鄞邑 范光陽 翰林 郡守

先覺堂者潮音和尚建以奉普陀列祖暨先代諸禪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師者也其門有律與禪之別其世亦有遠與近之分而以潮公視之則皆其一本焉公以江左英賢出爲宗門龍象主普陀甫數年而百廢具興先是海氛不靖徒僧內地洛伽遂墟公同其師通元徒珂月皆挂錫慈之壽峯是時公已蘊負宏深戒珠圓映矣珂月壯齡有才周旋不去頽垣漏屋單瓢破笠相與論道證心暇則言生平所當爲之事珂月之屬其師者曰方今

聖主在上天下又安海禁必弛普陀必復吾輩若重返舊林獲展素志有三大事不可不爲以爲祖庭光寵人

天普利師笑問之則曰必置田以安衆設下院以廣接待而最大者莫如爲諸祖建祠以報本指天畫地聲情慷慨師曰爾言良是但處道不宏無愁志不展也吾具已成直須時耳何洛伽不洛伽哉未幾而果如珂月所言又未幾而果如潮公所言歲丁卯禁弛僧復己已

上賜帑金重建梵宮庚午總戎藍公請公主席此山迄壬申而奉先之堂成嗚呼何其速也不寧惟是而且桃花朱尖墾田數十頃矣翁洲甬東雲間赤城各有下院矣嗚呼何其速且備也丙子秋予備員館中竊祿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五

京邸通元上人以書見屬乞記所謂先覺堂者上人予從兄遂不獲辭予思天下事莫不成於志而遂於力然苟無道德以先之聲望以動之則志不可成而力不可遂嚮使潮公者其德不盛道不尊望不重則無以負荷三百年不傳之道數十年已廢之墟而光明輪奐之又使珂月心不堅力不毅則雖有潮公爲之師其所輻輳填委之貲若粒且將銷歸於亡有而不能爲其師開千百年不毀之基遂已數十年冀望不可必得之心甚矣潮公珂月皆不可及也抑予又聞珂月病時幾殆有僧夢入茲堂一老人謂曰可服

某藥輒愈且命其愈後卽當施食羣生言訖而寤如其言治之卽霍然起然則追遠報本釋氏其亦有然者耶堂成潮公顏之曰先覺伊尹不云乎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今之民其不覺於儒而覺于釋者何限予將望公以清淨無爲之旨誘掖斯民革薄從忠蒸蒸向化以報

天子則安在儒釋之有二也乎公母徒以其道名其堂而自覺其徒也則幾矣是爲序

普濟寺大殿重葢琉璃瓦記

慈谿

裘

璉

國子生

潮公主席普濟九年闢荒舉廢百度改觀于佛于衆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美

幾無憾矣乃治梅岑之麓爲息耒之園將以憩勞而悅定焉未幾山左陶客有以工琉璃瓦之技見售者侈藝張詞輝煌焜耀公心豔之慨然曰嗟乎事不極不可息量不止不可已吾費貲以旻身何如竭財以奉佛哉且琉璃之蓋寶陀舊事也吾將圖之於是輟息耒之役而專志於陶寢興不忘其徒進曰橐枲藏虛何以集事且銅瓦已具盍已諸公笑曰吾興寺以來何工不大吾徼福於普門利緣輻輳豈嘗堵金以待時哉昔人不云乎百全而後動天下必無事矣乃留山左之工于時諷日于時集徒于時治厰厰竟工

乃進曰山中土粗而鹵不可用公曰何求而可工曰
必得閩之福州越之蕭山其土乃可治耳遂治簪鋪
發徒衆帆數大艘以往遠近畢舉自掘至運及出舟
入厰往返時糗之具約泥一斗費錢十文一瓦約用
泥一十五觔一殿計瓦三萬蓋一瓦未見而三四千
緡立盡矣公曰第爲之弗怯也悉索十年來善信私
覲方丈之貲拮据稱貸殫力以圖今則役將半矣璉
以志事入山公是時積勞患喘力疾扶杖偕余往觀
所治之瓦已崇復鉅旣員且方陸離燦爛五色耀光
殿之脊別治大瓦壙如雲如其中刻劃螭虬禽鳥葩

卉之屬精妙欲活四周八隅羣飛矢棘之區各踞獅
子鎮天神於其端跳躑顧盼鬚眉冠佩威神生動予
驚覩之下眩目震魂照之鑑明拊之玉潤公見予喜
則亦喜兩人鼓掌相慰勞也蓋其工之巧而成之難
如此有頃公瞿然若思爽然若遺貌有甚憂者予訝
而叩之公曰吾嚮者不圖其費至此也今工甫半而
貲竭香期尚遠布金無人爲之奈何殿工一日不竣
予疾一日不瘳也予亦爲之悄然旣而告公曰以佛
之靈以公之誠緣必不否於己乎功必不剝於垂成
公交遊滿天下鴻公鉅卿各費一朝之享大厦三萬

間不難而何於此茈茈者乎况

聖天子崇道悅禪安知內帑之須不更如曩時公其善自
調護弗憂公聞予言則又轉戚爲欣語甫畢而陶人
適至且言冬可畢春可蓋我輩悉力安心以俟和尚
大緣之至耳公於是屬予曰先生卒卒四方恐蓋殿
時無有爲我記者請預述焉可乎予曰冷難耳蓋何
難異日入雲凌漢卻風曜日之狀吾已不啻見之矣
且吾今日對而審視不愈於仰而遙觀者萬萬耶遂
詳敘以遺公使覽者知公用心之苦成功之難而敬
佛如此其至也他日落成公必郵書慰予且告于某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地某公傾囊若干委粒若干予將滌志焚香盥手加
額代公稱頌是公于無己也

法雨寺新鑄大銅鑊銘

有序

前 人

別公主法雨十有二年百廢具興戊寅中秋前三日
鑄銅鑊一具重萬觔可受米二十四石計買銅千四
百緡工匠雜需復三四百緡亦大役也余時修志入
山樂觀其成且感夫百工小道專精可觀於是爲之
詳敘其事初買泥於慈谿之半浦雜人牛蹄踏至極
熟搏質爲範俗稱塑子云一曰內塑一曰外塑內塑
狀覆釜而實周有餘土規方架木先置坎中用火燎

炙極乾外塑狀仰孟而虛分三四層以便移運暴令
堅好合兩塑時裏藏於表仰者亦覆方其爲內塑時
先以糞之深廣定泥之高鉅次乃準糞之數量其口
底厚薄尺寸加泥如干合而具離又承濕刻劃多股
以便燥時易去此爲假糞此爲眞塑矣及其堅好可
合內外適符審無纖毫凹突則層揭外塑剝去內塑
準糞之泥去其假糞而眞塑出焉然後合之則內外
塑空際皆受銅處而無形之糞先成矣其內塑外土
外塑內土皆銅相依附處必治令膩潤而後止欲成
塑則先營掘坑塹深丈餘規方十丈儼如一室將治

塑舍加木板蓋焉坑之旁東西屹起二爐亦治泥爲
之高丈許大兩抱用鐵帶箝束數道兩爐相去可四
丈餘各距坑心二丈爐之外築土爲短垣長丈五尺
高等身厚尺許謂之風墻治墻時於其外面留兩虛
所若門置板扉一扇乍開乍闔以爲橐籥似門處其
實亦墻板扉內兩側垣近爐處鑿穴相通以受風其
風板重大每板用三人挽之兩板共六人東西相埒
力稍疲則更番迭休半晝夜大率百十數人云風墻
卽風箱木者土之橫者豎之此其所以異也爐之未
各穴一竇呼爲金門泥封固之竇口承以溝道謂之

溜溝用板爲幹外塗以泥可運動中濶五六寸承竇處濶尺許兩溝相接至塑頂頂有三穴中當臍處空使洩氣而於溝將接處復設岐溝從兩旁穴流銅入塑中方其火炭紛投鼓扇亟風橫火熾爐紅似錦然後投銅其中銅盡方入鉛蓋銅質重凝而鉛性輕動用以洋溢敷暢爐火上騰皆作金光透數十丈銅氣中人頗惡皆飲甘草湯解之良久度鑪內融浹乃開金門脫脫然紅波從爐注溝入穴直透塑底四周俱足至無所往然後湧而上騰布覆滿臍墳起不受則急塞金門自開距塞甫晷刻間而鑊已成嗚呼始

何其難而後何其易也賈太傅云天地爲爐陰陽爲冶萬物爲銅夫金質最堅也鼓之以風燎之以火則銷鑠成液方圓鉅細隨範成形不能自主而況於人乎別公言曩者就鑄武林凡四次而功不成聞所以然則此事爲者甚少工直又昂不成而亟鑄則利在工遇工之奸者故少其數以誘之一不成至再再不成至三四而鑊鑊之貲已耗其半矣別公於是富銅裕器優禮厚直選工之良者入山而爲之而鑊卒成鑄之前一夕設供施食溥及幽冥其誠如此嗟乎今世人爲一事少折卽悔安能愈挫愈勇堅忍強毅如

公耶余思釋氏之教兼愛忘身其法公普不自私利
故一寺率至千百人同汲共爨釜不得不大又欲其
久也不得不變而爲銅夫一祖之孫一父之子多者
十餘人少者纔數人而斗米尺布之謹煮豆然其之
痛貽笑古今雖有小釜將無所用因思張公藝家及
江州陳氏義門裴氏子孫多者至六七百人而不分
居析箸吾不知其當日者獲之大小異同何如矣別
公又爲余言叢林中今惟靈隱有之他山尚不能則
此一役在釋氏亦爲極難矣別公德厚而才長量優
而心細規畫庶務井然燦然吾目中所見少有倫比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聖

使其不逃於禪爲君父負荷民物其設施建立庸可
量耶吾是以感小道之可觀爲詳敘其事於右而系
之以銘銘曰造化大冶翁張無際風火相激金木交
制人也則之利用成器萬鈞之鐘百斛之府愛人濟
物隻手而舉禹鼎湯盤何細何鉅一飽胡求而優而
游別公之德不爲己謀山高海濶永鎮千秋

別公梅岑稿序

前人

士之幼負慧性遺世而逃於禪者必有魁傑不可束
縛之氣故雖入空門其才力所至類能旋轉劈畫興
衰舉廢以寓其兼善天下之心此則其同於吾儒者

也至其遺棄萬有娛情泉石靜心高致發爲清響則
莊子所稱天籟者也吾儒搜羅塵網者往往多不及
焉洛伽法雨別公蜀之夔人負奇氣長才而隱於禪
者生時父有異兆童齡出塵壯年受囑可謂奇矣自
其主席此山剪荆棘驅麋鹿兔首創紺殿紅樓於
奇巖秀壘之間規畫所至鉅細畢張十年之間遂爲
聖朝興建菩薩道場莊嚴之首余疑其心勞力瘁而不暇
爲和平要渺之音抒洩山川奇宕清淑之致矣別公
則不然長章短句興會淋漓懷古悼今纏綿情致蓋
雖專門名家精研茲道者莫或先之嗚呼別公奈何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聖

其多才而又奈何其逃於禪也戊寅中秋余以志事
入山與別公盤桓泉石披裊煙霞廬峰金山未之或
遠暇日出其所梓梅岑稿屬爲序余屈首窮經二毛
瓠落經世問道一不可自信以視別公何如哉然於
詩則少而嗜焉老而習焉雖不能登李杜之堂入鮑
謝之室自謂甘苦有得褒評賞諷津津不倦遇別公
而不相傾倒吐所欲言不幾負此名山也哉爰不辭
而爲之序

息耒菴記

蘇邑屠粹忠 侍郎

潮公和尚主席普陀數年之間道風廣播瓊宮紺殿

適觀厥成矣近於寺右構數楹爲靜修秘室繞屋皆
樹梅花額其室曰息耒蓋已直透本源化有象爲無
象而萬法皆空故能返璞全真如是也說者謂浮屠
之學行深般若以心田爲經開示因果以福田爲緯
又藉研田出一言半偈爲度人慈航至于邪說橫行
非其種者非耒不能鋤而去也愚魯無知者非耒無
以開其昧也荆棘叢生又非耒無以樹其業也耒亦
安可息哉公產自名邦出于望族鋤經時卽有耕雲
釣月之志及其脫白梅岑受囑平田杖履蕭然又復
有擔風宿草之致今其應名山運赴諸公請轉盼而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叢林改觀龍象咸集譬之深山野人忽膺帝眷若固
有之未嘗改其恂恂之狀至于接引後學驅牛奪食
能使久參大士失其故步籌畫布置不落近習非公
素養者優曷能使所發者如是其宏且遠耶由是而
觀其披星戴月胼手胝足致苗而秀秀而實者何一
非善用耒之力也乎今大地正切皈依四方引領是
非至誠無息無以答衆心而竟道果乃輒欲以息耒
自閒者豈善夫石隱高蹈而流通于山林邱壑耶昔
地藏誓願欲度盡衆生然後成佛大士現三十二應
廣度一切潮公和尚又豈以度人無倦之心而一日

置此未于不用也哉大抵一歲有一歲之餘餘則可
息也一日有一日之暇暇則可息也于心無著于事
無礙不息亦息息亦不息也蓋自強不息者潮公之
道體而可息則息者潮公之應世豈若避世者流一
息肩而竟置民物于罔聞乎予昔蒙予告爲園于郡
之東隅自謂足老于斯矣今乃復爲斗釜之祿羈縻
京師聞潮公此舉而天下之役役于利名不獲一時
休息者可以知止矣

分建慶忠鐵壁禪師舍利塏碑銘序前人

舍利者何鐵壁禪師覺幻靈殖之所變也塏舍利者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

何別公來普陀迎其祖鐵壁禪師舍利奉一分建塏
餘杭徑山留一分而塏于是山者也有說乎曰有于
此見鐵師之道之高澤之遠而能令其孫思慕永久
而不忘也又于此見別公之誠于所事敬于所尊而
能卽法雨爲治平卽白華爲慶忠也其鐵壁禪師大
德高行詳于年譜載于續燈流行于語錄茲可無贅
示寂于康熙戊申其骨殖分建窆堵波于西蜀治平
高峯至于賫送舍利前來則禪師之嗣法子治平繼
席竺峯敏公也或疑且難之曰首邱之義古也志之
慶忠自慶忠耳于白華乎何居慶忠而白華之不幾

于法雨而治平之乎子笑曰子何其泥于古而拘于方也夫德不限封道不限域靈不限時以別公之心喪其祖終身不忘卽使埋土爲藏指樹爲表曰此吾祖之塋也鐵師猶將依之不去而况于舍利之所在乎誠如子言則是西方聖人泥洹恒河不宜入東土東土亦不宜崇其宮嚴其像而奉之也則是達磨者不當南來闡其教而委其骨于炎荒也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夫如是子安得而不銘銘曰至人不死非不死也覺靈變化於昭天下舍利之來來自慶忠分于法雨道流德風東海湯湯梅岑嶺嶺善啟善承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聖

千古式

別建三山來禪師衣鉢塋銘

序海寧

楊雍建

都御史

蜀東三山來禪師旣于康熙乙丑之秋示寂高峯其嗣法門人千夫性一等旋送靈殖入慶忠祖塋至今一十三年來其最後值迨高第弟子別菴統公則復以禪師衣鉢建塋於普陀澄靈澗者來請銘于予予往在禾中辱與師交不敢辭予惟釋氏之教取舍虛實異于吾儒顧其欲利物濟世行道傳後則其旨與吾儒同至于生死之際咸謂吾儒視之眞釋氏視之幻而其實不然吾儒之言曰生寄死歸故士君子當

綱常名教之繫見危授命所稱死有重於泰山者言其義而已其視死如歸之槩早已脫然于胸中若夫沾滯萬有會生畏死者愚夫豎子耳至釋氏之言則曰生死事大故一二庸妄之徒廁足禪門者托爲達情曠見以四大爲空以泥洹爲樂言之甚易履之甚難而其間眞修實證了然有得者每以割愛捐慾爲兢兢一語及再生闕世則厭苦之由是言之儒所輕在死故舍生取義者乃爲眞儒釋所重在死故了然所往者乃爲眞釋眞釋眞儒莫不各有所得而止大抵儒所得在死之前而釋所得在死之後則其生平

取舍虛實之致亦概可見矣今按禪師年譜行狀及語錄諸書則師三十以前爲眞儒少孝于二親雖早慕元修而不肯恕棄長遭亂離勇戰忠國以護鄉里三十以後爲眞釋精參密詣著書講學倡道西北以鐸東南嗚呼嚮微師烏能有是弟如別公者哉別公于師所授無不實履于所未發無不闡微繹幽流暢人寰今主席法雨又奉其師衣鉢吉其方崇其壇宏其制以藏之此皆三山禪師示寂時所不意得此于今日者也且師雖諄諄以廣道東南爲屬又孰料其不壞之寶輝潤海隅一如身至其地也乎古人曰魂

氣則無不之也况于敦不迷之性超萬劫之靈而愔然不知其弟子之親師而衛道也耶出其緒餘以福人天所可爲師信轉爲別公信者耳禪師出處始終大節詳具見于他文余不更列第述其慶忠而再埵于普陀者如此以遺其後人是爲銘銘曰相如褒雄蜀才肆好叶許切澤遠教衰儒勿能有三出人豪功名敝帚一肩釋統轟雷傾斗慶忠之埵豎埒高峯彼衣鉢內色相俱空光鉷怪偉來厭蛟龍澄靈一勺與岷峩通夢夢者魂滯于逝所惟皎皎靈在右在左騎象踏獅駕鼈亦可滄海則桑埵也不墮叶上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聖

白華菴新建大悲閣記

崑山朱謹

天下之崇建佛宮者所在多有而大悲閣尤人之所嚮往而樂成之者也悲也者慈之至也慈也者仁之端也仁也者性之至善之長也老氏言慈不言仁孔子罕言仁而慈與孝並舉曾子亦並舉之佛氏言慈復言悲而其要歸則曰能仁世之崇奉大悲者是必以佛之慈且悲體而行之以及于民物非但求佛之慈且悲加乎我一人之身也普陀白華長老耆公渾厚而和平樸誠以應物融融樂易靡有人我之界限畫于中天然一慈氏家風也歲壬午與其徒能學剖

公謀建大悲閣于白衣真應殿之西閣下爲正趣堂
左北巖下有真歇泉宋太師史浩所題也堂之東北
隅又有小水一泓前明徵士陳繼儒題之曰翦鑑池
者公潔一寮舍于堂之陰飲泉而甘坐石而安朝斯
夕斯持誦于斯禪晏之餘環顧世間營營不返者深
淵坑穽日就淪陷而罔覺目擊心鉢傷如何矣斯大
悲閣所由建也人之瞻斯像也當必一爲諦審佛何
爲而悲人又何故而動佛之悲今之建閣以奉大悲
者何心人之瞻大悲而悚然者又何心如是以思當
必知所修矣不具文以飾觀當顧名而思義推其義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吳

斯得其實實義之所在卽修持之所自出世有凡夫
于理之最實者虛之而不求境之最虛最幻者視以
爲實而沾沾焉爲之今夫建閣之意虛乎實乎曰存
其名則虛推其義則實我于耆公剖公之建閣而知
其爲實義之所發也余本畸人性不習僞亦嘗有悲
憫沉溺之感往來於中而不自已每與耆公輩同遊
閣下未嘗不歎大悲佛願力之宏且大也閣之成耆
公倡之剖公和之衆信贊之剖公以下二世元復大
隱瘁其心力以任之後之人念功成之不易體前指
之所在而思所以善承之苟不能是則不惟不能悲

人之悲且不能自悲而轉爲人所悲也不亦負前人之德歟

海岸菴後記

奉化 陳于蕃 知縣

創業難守成亦難守成而創業爲尤難本無而創之爲有百度具興貽厥後人此非有爲之才過人之智不能也業旣創矣而子若孫制節謹度克守成業勿墜勿壞此中材以上亦非尋常人可及至于傳世旣遠人衰祚薄以至壞敗頽墜不可收拾而有人焉毅然獨起肩難任巨振前啟後悉恢而廓之此又作述兼能其經營才智更爲曠世而僅見者海岸菴卽三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吳

元殿奠址海澨爲寶陀首刹創于前萬歷五年僧明安之手固所稱宏敞備美可以傳世永遠者迨後漸以陵替徃徃爲老成耆宿咨嗟歎息有欲恢其盛而無其人之憾幸明安十一世孫源律之徒廣贊宇實相者起而承其任實相爲吾鄞族祖殉難侍御天工先生後人厯塵出世薙度此山出其才智殫精竭慮墜者舉廢者修不數年而克繩厥美且有以光大前猷而增廓之是以守成之德而兼創業之才豈不倍難于尋常萬萬哉惜乎其以不世之才智不用之以紹箕裘于祖步而喜用之以興崇功于佛氏也然而

人特患不自立耳苟有以自立則入世出世無異也
今實相能爲人所不能爲使百數十年旣墜之緒一
旦振興之而有以裕其後其人其業均可不朽吾又
願其後之人常思守成創業之難而善繼善述勿至
墜其業而敗其成亦能有以增廓而宏大之則吾實
相之功德且將與寶陀之山海並垂不朽矣是不可
以不紀其盛

渡海祝釐記

石門勞之辨大中丞

辨自甲辰通籍歎歷中外者四十五年棲息林下者

六年仰荷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皇上鴻恩最深最久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矣昨歲癸巳
春恭逢

天子六十萬壽辨隨諸大臣之末北上嵩呼復蒙

聖慈始終恩禮邀 賜環之殊遇拜 寶硯之奇珍尚齒

序年 天潢侑爵肆筵設席耆舊同班洵千秋遭際

也歸來閉門習靜又星紀一周甲午乃

皇上本命元辰辨消吉於春仲十一日東泝錢塘十五日

從四明渡海過招寶山十七日抵普陀山普濟禪寺

珂和尚泊法雨寺別菴和尚率衆慰問於永壽橋

邊辨齋戒沐浴于十九日早詣大士前頂祝

皇上億萬斯年無疆之福社斯時披

御賜紫衣陪列者珂公和尚披賜緋衣合掌而白佛言

者法弟子五人禮竣辨復詣法雨別菴和尚集衆禮佛其賜紫賜緋法服之莊嚴威儀之整肅與普濟相踴仰瞻兩寺

御書匾額碑記文則三典三謨書則龍翔鳳翥誠永鎮名

山之至寶也至潮梵二洞相傳爲大士現身處或在山之巔或在海之濱辨得窮其勝焉薄暮乘潮夜發二十日仍返四明晤仇少宰滄杜羅侍御閨園時滄柱年七十七閨園年九十一皆曰壯哉此行過賁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遠矣吾輩生長此邦未之到也辨豈敢謂豪氣未除效昔人之乘風破浪惟仰藉

聖朝有道海不揚波使望入老人往返春濤瞬息千里片帆無恙攄瞻天之誠悃遂禮佛之寸心謂非生平厚幸耶因紀其槩系之以詩

從兄通元上人詩序

鄞邑范焯中書

詩必隱逸者能之乎非也隱逸者棲遲山林身心閒靜其地其時俱可以爲工詩之具故古今來隱逸者之詩率多傳耳從兄今號通元者幼慧而寂與余輩羣從出就外傳輒不喜經心塵務甫十七竟逃浮屠

從師卓錫于洛伽之旃檀迄遣徒入內則居慈水之
壽峯先覺寺所到修舉廢墜光寵祖庭及海禁弛則
又還普陀主大寺方丈良以道聲慈味爲壇場屬望
故也予自釋謁奔走風塵羈縻外吏填箠絕和者且
數十年雖鬚眉笑貌忽忽如夢求一見不可得又安
知兄之能詩也乎曩歲在辛丑予嘗一過梅岑兄是
時尚不與予言詩及今復閱三十餘年兄道益高心
益古貌益臞神益旺而詩亦益工客有從海外來者
屢屢爲予言之予思一見其詩遂亟請以來讀之而
乃知兄不獨成佛當在靈運前卽爲詩亦不許僧彌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難也兄之詩清真蒼朴發抒性靈亦不甚拘格律如
高山飛瀑寒林著雪非不磊落爛熳也要其體質玉
潔冰清絕不惹一點脂粉塵壒氣爲可貴耳由是言
之詩則兄工知則我獨以是評兄之詩而輒序其大
意以遺兄未知以予爲有當否也嗚呼春濤激雲驪
林卻日奇葩異鳥繞案盈庭當斯時也榮辱不加理
亂不聞興之所至嘅然成咏其詩亦安得而不佳然
則予之所不如兄者獨一詩乎哉

珂月禪師小傳

前人

珂月禪師名心明別號釋堂海安邵氏子母王方二

氏夢白衣女抱嬰兒入室而孕七歲就外傅喜繪大士像供之聞人諷梵典輒能暗誦母私異之年十三爲聘王氏女師不喜郤之于是忤母意又性剛使氣不修小節其舅氏欲以法繩之遂棄家之洛伽山投旃檀林禮今潮音和尚時號昂霞者爲師閱四年海氛不靖徙僧內地邵氏控諸官督令歸宗潮音和尚亦謂之曰汝欲學佛而先絕先人似續不孝不可汝必返居未踰年母旣卒其叔忽爲瘵狗所傷斃師猛然念身世無常夙志加厲仍依其師於壽峯出其羸助師創葺先覺聖壽二寺終已不悔噫師可謂大徹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悟大勇猛非尋常溷世緣染塵垢依徙不就而逃于禪者比也方其住先覺時壞壁破瓢風燈雨磬岑寂不堪師才大志沉鬱鬱無所試則其思返故土興梵刹利人天夜必焚香密禱未幾而海禁果弛師喜可知也康熙二十七年其師祖通元應當途紳衿之請爲普陀寺統轄住持師佐之百廢具興普陀自開山以後或禪或律屢廢屢復甚而廢爵披紫梵行益弛師與其師心竊傷之二十九年元戎藍公始納其言易律爲禪亟請潮公主席大振元風而後宋之真歇元之孚中法燈重朗其間禪志竭力左提右挈則皆

師之功也嘗治事往來郡邑過橫水洋颶風大作舟
覆師溺若有拯之者得達于岸而蘇其犯難嘗險大
率多此類戊寅冬潮公示寂合山重其能舉師主席
帥固遜其法兄古心而急公任事不怠不倦如初師
爲人剛外毅中不阿不茹喜施而廉取不苟安不中
輟少時讀書畧解大意及受囑于梵典直決指歸亦
不朝夕諄誦作豆蔬腐語其事潮公也殫忠盡瘁措
拄門戶堵禦外侮臨權達變以智以勇不知者以鹵
率蠢豪目之孰意其大節巉然大功偉然如此也其
祖通公爲予從兄故知之獨詳潮公示寂時亦爲予
不辭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晉

別菴禪師語錄序

禹航 嚴會集 侍耶

余嘗讀昌黎送廖師序以衡山之神靈而郴州之氣
之清淑也謂其蜿螭扶輿磅礴鬱積必有忠信材德
之士生其間夫忠信材德之生固非苟焉而已處則
爲天地扶植其綱常出則爲國家贊襄其德業又或
逃禪學佛破迷謬解束縛以導斯民于清淨之途蓋
不獨擔肩彼教提唱而昌明之而于聖君賢相勝殘
去殺之化爲多所裨益焉是則昌黎之三致意于一

篇之中洵有味乎其言之也今別菴和尚四川之夔州人也巫山巫峽瞿塘灩澦之間險奇壯麗甲于荆梁固知其神靈不異於衡山而清淑之氣且遠過于郴州和尚慧業夙根幼卽歸身浮屠持梵行精進堅確旣長受付囑于三山老人之門蓋潛心教外融證妙諦遂自三山而上爲鐵壁爲吹萬源源本本直接宗風於大慧學徒信仰人士歸依乙丑始說法於蜀之高峯丁卯則出蜀振錫來吾浙止南海之普陀道風日茂聲望彌重四方書帛之要請殆無虛歲戊辰一攝杭之永壽丁丑再攝杭之聖因己卯主席于吾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邑之徑山今歲庚辰豎幟於無錫之慈雲每幢蓋所至其徒之先後奔走者數百人遠邇縉流之羸糧而雲集者數百人至若薦紳先生耕氓野老與夫販夫販婦之相望其容光幸側承其樾拂者殆不可以數計也其亦盛矣哉其昌黎所謂忠信材德者非耶當和尚之初止普陀也普陀適遭殘廢頽垣歛壁無莊巖色相之觀和尚振其道力次第經營己己春

皇上巡幸江南名徹

宸聰特賜帑金以大其締造迨己卯春

六龍再駕浙省和尚率衆迎

鑿遂蒙

召對顧問備至帑金再賜

宸翰疊頒夫庶僚下吏固有終其身思一覲

天顏而不可得者况乎綸綍之煌煌賚予之重疊尤非所
敢妄冀也而和尚獨克荷寵休若此又以歎忠信材
德之果不獨擔肩彼教而化理之裨益爲有當於

天心者在矣法嗣翠崖玉峯輩纂其語錄三十八卷分集

摘要錄四卷徑山錄一卷梓行於世遺待者澄照走
京師問序於余惟余嚮往有年屬者聖因徑山之席
且先郡邑之士大夫通殷勤效戒道前驅徒以繫官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於朝不得一識面以快生平然竊念大慧當年固終
老吾邑之徑山而開明月之堂以延無垢矣今五百
年而和尚旣嗣其宗風復來其舊地意者和尚爲大
慧於今日余方爲無垢於他年彼明月堂中之笑語
從容爲我俟之可耳于其問序也而併告之

繹堂和尚六表壽序

虞山 嚴虞惇 榜眼

歲在甲午仲夏之日繹翁老和尚六表大壽矣遠近
士大夫束金修璧謀介壽于師戒弟子隆慧徵序於
余余與師夙有白社之契固不可無一言以爲壽師
明州望族博陵氏代有哲人師少英敏卓犖超羣抱

出塵之志常以布衣野老酣戲林泉年弱冠避跡於
補陀洛伽山休心養性禮潮老人於梅檀林薤染進
具兀坐忘形解超凡入聖之機爲潮公入室弟子佩
臨濟法印時潮公主席本山而師擔雲負月不憚疲
勞大興叢席潮公休止而繼席焉于是爐鞴人天磴
鍊海內出世入世經權互蝟屢膺
國朝異寵分座授衣而師落落自如不以利累形不以
塵易潔絕無風塵氣概誠佛國之典型名林之柱石
也一周甲子齒髮不少衰顧盼凝遠從容寒暑中灼
然有童孺之澤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上
以敬謹嘉之師之上足軾菴深竹兩兄偉矣法門龍象
胸中包絡古今歷盡菴枯譽訕向背炎涼之態不以
情隨事遷文中祭酒世外名賢也可謂有是師則有
是弟殆不誣矣夫世之所難能者往往得之青山白
社之間余避客海南得問字于雲亭之末而師亦不
以不才是拒燒燈夜話親炙教音若遠公之出匡廬
詎非希有事故樂爲之序以表嚮往非敢仰攀封人
之列也

補陀法華樓記

宛平

孫文成

織造
邵堂

補陀寺左有法華洞爲山中勝景最著之地展復初

長老普周爲寺住持有山右僧照潔來香于山應寺
執役隨往豫章募碗寺中以其爲衆服勞構樓三間
于洞頂以棲照潔禮誦薰修且酬勞也已卯歲

皇上南幸欽使乾清宮總管內臣顧公問行棊代

乘輿申香遊覽至此喜峯壑清邃慨然有超塵軼世之志
遂移舊樓三間于平坡仍照潔居之而本寺常住乃
聖蓋新樓三間于原基以奉顧公生祠焉公旣不果
來山就古北口建南天門爲洛伽勝境想見名山雖
遠方寸非遙公之嚮往之深良有以也已丑夏普濟
方丈釋堂和尚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召對熱河走謁顧公面述法華樓旣不能遂夙志今則
已矣聞問旣疎樓頽欹歷甲午之夏都門大佛堂
正音法主老和尚來香普陀忻然作支公修隱計釋
公遂商之耆宿衆等悉知正老和尚戒律精嚴言行
端恪燕山證問者多受其策勵遂羣舉以法華樓爲
卓錫地且正老和尚夙爲予所皈向者因問之於予
予以

皇恩浩蕩無可仰酬正擬訪清淨之區虔供

萬歲龍牌敬延高僧誦梵典以抒祝

國佑民之願不禁踴躍贊襄正老和尚已自出自金五

十雨屬寺載新修葺予又捐俸百兩旁拓五架兩間
一徭爲溷瀆薪水之地外有法華菴基以作正老和
尚蔬圃之用亦可建置總之日新月盛徒子法孫晨
鐘暮鼓永爲正老和尚卓錫世守爲千秋不朽之盛
地遙知名山大刹因人而傳十笏數椽有清淨修持
如正老和尚者實爲山名而人名其人足傳而其地
更足傳也後之覽者亦將知予一身許國皈心內乘
之深切云爾

息耒菴後記

長洲陳璿

補陀叢林就廢潮音禪師從而興之工訖爰築一菴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名曰息耒言乎可以息肩也非實有所謂耒者而方
丈老人荷之而復用息之也珂月乃普濟長老主一
山之政大細就裁不居丈室于潮公示寂之後理此
菴尤謹春秋佳時坐客于其中談山中往事嘗語余
曰衲欲退此久矣而苦于耒遂余不待其辭之竟而
應之曰子之耒亦何時息乎荒榛蔓草匪耒弗滌十
堯九舜匪耒弗耕修竹長林耒以徑之斷垣遺址耒
以宮之匪其類者耒以去之耒之用普矣哉耒而
出警其媮隋負耒而入發其齋心然則耒亦何可息
乎且潮公之耒初耒嘗息也有嗣潮公者而後可以

言息今日普陀誰爲繼珂老之人吾知其猶有待焉
吾故曰子之未何時息也書此爲菴之後記

息未院置田碑記

文安李灼定海縣

天下事創其業者垂其統作於前者述於後肇家造
國莫不皆然何獨至於僧而異哉茲息未院者恭奉

聖祖皇帝御題之旃檀林懸供

萬壽龍幃爲釋堂和尚本師潮音和尚之祝

聖焚修道場也然殿宇巍峩規模宏敞享其成者不可望
所自而庶其徒者尤不可不裕其食康熙丙子歲

聖祖皇帝偶爾違和凡屬臣民莫不籲天保祝伊時中丞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王公諱鴻緒者學士高公諱士奇者恭裝觀音香像
送供前寺之藏經殿而顏以

天子萬年之額保祝

皇躬永泰所以盡臣子之心而未嘗有邀知于

上之意也至己卯春

聖祖南巡敕內官顧公問行者丁公皂保者馬公逢恩者
代香到山見大士像額隨問所由而釋堂和尚遂以
王高二公保祝之意告顧公喟然歎曰有是哉

朝廷不知同寅不知二公以隱默之地獨秉自心奉佛
保祝非徒忠於

君而且孝於君矣可不爲難乎語畢復曰上有如此之額不宜於此供大士當另構殿宇以奉之於是相址龍顏大悅王高二公當捐重資與釋堂和尚助建殿庭門垣從屋莫不備美丹堊可觀嗚呼盛矣歲癸巳恭逢聖祖六旬萬壽於時王公晉爵司農特繡

萬壽龍幃以進祝

帝曰美哉如此巨幅卽朕太和殿亦莫容張掛爾其懸供普陀此

萬壽殿所由名也由是梵宮卽爲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空

帝字其制益恢其名益大其徒益衆不得不爲僧食計以圖永其嗣守遠其香火釋堂和尚復與王高二公謀協置山田地畝歲收所入以足衆食其在本山六嶠者一溝其在朱家尖月畧者一溝瀾田西畧底者一溝香蓮嶺下者一溝共計田若干奏免條糧度其所入其爲息耒院子孫食裕如也獨是世遠時遙人心不古不能必其皆賢而無不肖不知

聖恩之浩大檀護之鴻慈肇造之艱難創于始者不能守之于終作于前者不能述之于後或派分而剖食或售易而廢弛是不特有負祖宗之苦心而且得罪于

朝廷與深辜王高二公之宦德矣是不可不有以記之
以塞其流也請予文以勒貞珉予不獲辭爲之記云
敕修普陀普濟寺誌序

鄞邑 邵基 吏部侍郎

四明東南際大海其靈異秀特聳峙於煙濤浩淼中
者爲普陀洛伽山卽華嚴經所稱補怛洛迦山

普門大士示現地也南溟壘區靈蹟卓著自梁貞明中
創建梵宇代加崇飾載在前誌具可考見我

朝德濡陬溼澤沛寰垠海波不揚氛霧澄廓荒墟絕島
殷阜不異內地普陀以名山淨土善信皈嚮畏糧問
津揚帆徑渡者趾踵相屬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三

聖祖仁皇帝翠華南幸特允守臣之請再

賜帑金興修寶剎賜前寺額曰普濟羣靈後寺額曰天花

法雨

奎章宸翰昭垂於億萬斯年我

皇上建極綏猷海宇寧謐宵旰勵精之暇游心內典得最
上乘深惟法門廣大功德不可思議重以

聖祖祝釐勝地是用虔心崇禮發帑遣官載加修葺兩寺

大工同時告竣各

賜御製碑文紀事青珉巨榜照燭瀛波普濟住持僧釋堂

監院僧本善躬逢盛際敬仰

天光恭紀

殊恩增輯志乘所以輝麗靈山傳示奕葉意至遠也志成

馳書都下屬基爲之序仰惟

聖天子濤育羣黎利用厚生正德躋仁壽之域薄海內外
無一夫不得其所誠民阜物直與天地化育同其功
用而惠鮮懷保之念日切於

淵衷宇內名山大川明神所宅可爲蒼生禦災捍患錫福

延禧者罔不虔修秩祀而茲山以

大士道場敬禮崇奉再貢

天章是可以仰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聖主勤民之至意與菩薩濟世之慈緣同其廣博周徧凡
斯五風十雨歲稔時和沐膏澤而沐大化者皆
大士慈悲所默相實

聖天子至德之感孚也基生長海濱叨侍

禁近遙瞻靈嶠有桑梓敬共之義故不辭弁陋颺言簡

端

特旨修建普陀山普濟法雨二寺記

錢塘

王璣

巡撫

雍正辛亥季春璣承

天子命董役于南海補陀之前後山普濟法雨兩寺俾舊
者新之缺者補之重興釋梵是歲五月卽飭裝東渡

逾江越海遠涉重洋敬率官役繪畫其林園籌畫其
經費歸以告諸宮保李制軍遂爾預遴採辦攸司儲
備興作需用鳩工選料運米布金迺卜秋九月十有
九日是吉以經始焉夫洛伽懸峙東南海中去定邑
水程一潮值風恬浪靜晝夜可到雖約畧幾二三百
里茫茫無涯畔又似未易測度者聿稽大士由清涼
山汎海顯靈蹤選法幢卽華嚴所載善財二十八參
處經云五十四參南徧百城歸原返參則南海又有
一參亦此境也迨宋室以院改寺易律爲禪累朝增
益非無檀施而結構經營終鮮完美蓋以陸續天章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畜

聖祖仁皇帝南巡頒錫至再殿宇得以尊崇茲復恭逢我
皇上特發帑金重加修建使千秋勝槩一旦完全廣拓莊
嚴相章具美可勝言哉時則有浙省之當事諸公爲
璣匡志所不逮委派員弁璣佐力所未周閱二十二
月而工竣并于潮音梵音示現二洞悉加修葺以及
開山築屐脈絡貫通供器法具靡勿隆煥計費幾七
萬金斯役也從事者二千餘人三年往還于巨波浩
淼中無一失斯益徵慈悲之接引無窮濟渡之順利

不淺雖邀我佛神靈亦屬衆誠感格至若歸神鐘于
咬啣叭開運道于千步沙羣瞻天后之明燈兆聚應
真于石墪顯化圓通有同示現此又咸有見聞殆非
神奇獨秘者也茲山雖隔清水橫水蓮花三洋猶翁
州所屬于時宰其邑誨爲嶺南黃公應熊以茂才服
官實著勞績挺生此賢藉收臂指之效則又神人率
俾以孚感召之理有然爾對山爲安期鄉隔海有隩
崙山田四十六頃餘奉

俞旨蠲免稅糧第惠不偏于方丈惟外此精蓋享其利竊
見退院老僧心明雖蒙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壹

恩賜紫衣時以

帝德覃敷增光山寺乃率前後二山住持兩序奔趨恐後
願樂欲聞茲苦香資春積每不足以供結制之流因
爲之建議作善後良圖均合山之授田各出升粟而
佐兩寺之方丈有司具有牘籍奉行焉若夫修建處
所其在事賢勞例載碑陰並去不列嗣是梯山航海
膜拜焚修遠睇神山同登彼岸極目則金碧琉璃進
步則俯仰高厚且復域旣坦平遠來者欣開壽域田
均平等近悅者利益福田功隨山海淵深道並乾坤
悠久况沐

綸音疊下表繼御之無疆

天語親承標雲霞於真際惟冀心傳緇侶護寶刹而承頌
神庥香妙白華證金身而彌昭

帝力璣雖不斂而奉職幸無隕越爰志其顛末以貽世之
瞻仰者

重建普陀前後兩寺記

粵東黃應熊 邑侯

雍正八年冬余蒞定之周月巡閱四境乃航海由沈
家門過蓮花洋抵普陀洛伽山是爲觀音大士說法
道場有兩寺在前曰普濟在後曰法雨皆

聖祖仁皇帝兩次發帑錫以嘉名者禮佛畢登白華頂頂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奕

居四山之中傑出衆峯跨其上東望日本貢艘連雲
北眺登萊香船蔽日南閩粵西吳會皆近在肩睫聞
海波潮汐山勢蜿蟺杳冥變幻蒼蔚虧蔽無不環衛
奔趨爭奇競秀以豁遊人眼目洋洋乎大觀置身萬
仞洵覺呼吸之氣欲通帝座也明年欣逢我

皇上賜帑七萬兩命原任戶部侍郎王璣監修余以守土
臣復得奔走山中往返經理始辛亥九月十八日竣
今癸丑六月二日琳宇紺殿穹窿璀璨真可謂天壤
間第一花宮矣十月三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禮部侍郎留保到山延僧諷經虔祝

天子萬年旣服語余曰向者余奉
旨督修闕里先師廟又監督龍虎山上清宮等工俱有
紀畧以載今普陀佛地荷蒙

恩建可無紀述以示後來子其任之以全三教盛事若
何余唯唯不敢以不敏辭因思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姿爲脩齊治平之化凡所以敷政寧
人者一與先聖同符乃杏壇旣修之後併及道山茲
復致力普陀如此其巍且煥豈從清淨教哉重念四
海蒼生弗獲盡化淳良而臻康阜欲藉大士之香風
花雨徹蓋導迷俾天下匹夫匹婦悉納之於仁壽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域也普陀山川之靈險奇瑰前人之述備矣惟是兩
寺代有廢興至我朝而極盛則誠不可不一珥筆以
虛

天家之湛恩曠典自短姑道頭而上有木華表一題曰海
天二梵此爲入山之第一境夾道多撐雲古木從妙
莊嚴路進里許至正趣亭舊曰坐坐亭鯨濤甫脫佛
國初登行者至此訖可小憩也再過石坊下馬則爲
新建

皇上御碑亭亭後海印池中建六角水亭連巨石橋周以
扶欄亭東西各有池通海印東爲永壽橋西瑤池橋

聖祖御碑亭五間前有大古栢十餘株蒼老干霄皆連抱者亭兩旁建東西角門由角門北上爲天王殿五間殿之前東偏爲延壽堂仰觀之則鐘樓在焉西偏爲碧峯祠仰觀之則鼓樓在焉復由殿左右之垂花門而進東西配殿各十間東衛教堂伽藍殿西崇德堂祖師堂曲欄廻廊交互周折旣而上月臺崇敞瑩明駕瓦輝煌獅柱跳躑中懸

聖祖御書普濟羣靈額者則大圓通殿矣殿五間十五楹中供大觀世音一尊又內造像出海像各一尊東側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彌陀佛西則鰲魚觀音又各一尊兩旁圓通佛又共三十二尊而韋馱一尊則立護於殿之後焉東配殿三間爲靈應殿西配殿三間爲大帝殿又下東西羅漢堂各六間過此歷階而升卽藏經閣上懸

聖額

中貯金經閣東之全彰堂改爲戒堂閣西之祖先堂

改爲方丈戒堂下瑞日樓爲二時僧飯之所方丈下

慶雲樓爲客僧挂包之房閣後爲景命殿獅子窟之

宸翰

在焉出殿後紆餘旋折層累而上兀然翼然孤高爽

境者卽古之所謂煙霞館也前寺在靈鷲峯麓處山

之阿地勢夷坦不能眺遠故住僧多饒蓄積而無山

海之觀惟登斯館躡屐振衣峯巒蒼翠島嶼明沒煙
水霧霞繚繞襟袖昔人命義最有深意惜今羣呼爲
四監祠以中供前明所遣督造者四監雖功於寺而
遽以寺勝景之最者屬之亦覺其過矣至於千僧樓
十二間天宇樓得月樓留衣堂齋戒廳俱各五間以
及涵涌倉庖之所皆毘附殿閣之前後合之而前寺
之規模可觀已出前寺東北行將一里過几寶嶺嶺
多怪石石多鐫佛像及題字者沿麓爲玉堂街行千
步沙上逶迤過旃檀林又里許抵光熙峯下則後寺
又復巍聳矣先到逸雲菴爲老僧性統退居舊所一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亥

折而東再折而北度新石橋舊入寺者路從西地家
謂生氣東旺故改於東首建高閣三間供天后像憑
欄一望海天萬里天后之精靈拯危困於順坦拔迷
溺於生全與大士開大方便法門度衆生同一慈悲
閣之成也羣見后自東海駕舟來明燈閃閃是固大
士所樂得共施慈航以濟世乎由閣下入轉西北石
坊一刹竿二朱牆屏之初上第一層舊皆古木合抱
地反若隘剔而闢之廓如也建天王殿五間十一楹
東西山門各一第二層高爽寬坦臺基存焉新建

皇上御碑亭於第三層從亭後歷級而上爲第四層大圓

通殿七間十五楹周遭石欄四十六柱獅子生活張
牙欲撲中供大觀世音一尊白衣如意像各一尊又
內造觀音一尊列十八尊者於旁殿後以太湖石琢
送子觀音一堂叩之琤琤然響禱亦如響

聖祖御書之額曰天花法雨者麗於殿上其殿蓋九龍盤
棋及黃瓦亦

聖祖命撤金陵舊殿以賜者故又呼九龍殿云

聖祖之萬壽御碑亭五間七楹者在第五層亭後大雄寶
殿五間供釋迦佛三尊又鐵觀音一尊卽千步沙放
光佛首所範成者屢著靈應監督欲移供圓通殿以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從其類昇之再四終不肯動亦一異也最上之第一
層從山門進而數之則第六矣爲藏經閣七間上供
藥師佛懸

聖祖御書藏經閣額並所賜大乘經一藏而下爲法堂焉
蓋後寺嵌山挹海峩嵒巖業皆從峻壁懸澗中剗鑿
砌累以成巨剎自山門陟歷而上五六層始造上方
所謂欲窮千里更上一層幽折夷曠不愧步步入勝
矣其殿宇左右兩翼則亦視殿之高高下下以爲曲
折由東山門而過爲三聖堂過鐘樓上松風閣齋樓
香積厨東禪堂各所至大雄殿左之準提殿而松風

之後又有香客樓香積之後又有鶴煙居焉由西山門而進爲龍王堂過鼓樓上水月樓西客堂戒堂三生堂各所至大雄殿右之伏魔殿而西客堂之後舊留衣堂今爲齋戒廳廳之前又有客堂及雲水堂焉最上藏經閣之左爲三官閣祖師堂龍泉淙淙逆出石罅間則又爲龍井室右爲方丈有修持淨業扁額聖祖御書賜僧性統者再右爲怡情室供珠寶佛一尊高三尺許純金所範數百顆珠爲瓊瑤精妙莫倫遊人至此登峯造極俯視一切滓穢去清虛來余客歲所登白華頂者卽在是閣之後試自山門屈指而進不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知其抬幾十石級而後至斯蓋寧陡峻幽邃以驗遊人濟勝有具與否而必不肯一往直造使覽者瞭然無餘也溷涵倉庖爲寺所不可少者亦各有所規制之在於後寺者又如此若夫兩寺之外合山精藍計一百餘區惟潮音梵音二洞爲大士現身之地函香入山者無不向兩菴之懸崖絕壑泥首崩角以希一見故

聖祖皆賜御書而今又從而新之總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

聖祖欲胥天下而登於善域故設教以神道茲之所新者
固曲承前志之所未備以爲羣黎錫福卽仍之而不
稍更者亦默體

聖祖愛惜物力至意鶯嶺龍宮苟極輝煌壯麗可以棲佛
而庇僧則亦無事更張功成德溥恩施滲漉實與尊
師崇聖驅邪延真無偏無黨同一牖民遷善以成時
雍風動之休

聖聖之心若合符節則今珥筆紀述無論孰仍孰改孰修
孰建其敢不盡舉而鋪張揚厲之也哉爰紀兩寺之
制之出於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天家之恩者以垂久遠乃若山之所爲名佛之所爲靈則
有志存不用贅也

普濟寺監院克勤善上人記

前

昔韓退之不距浮屠與文暢高閑相往還而有病柳
子厚嗜浮屠言且訾其與浮屠遊蓋天下有髡而繼
者名爲佛徒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
放恣也然其間豈無屏絕聲色淡節臭味約身勞體
以自刻苦居無尋丈之息行有風濤跋涉之艱屬屬
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如洛伽普濟
寺克勤上人本奉川鄒氏巨族子弟十九歲丁外艱

繼以喪偶遂來普陀禮大士祝髮於士美受戒與法
於繹堂越十二年卽爲監院以其身不辭勞瘁一心
協力招提有得於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老和尚六次進都門謝

皇上頒賜隆恩必克勤與之偕行道如遇泉聲山色無不
與和尚悟爲廣長舌清淨身雍正九年蒙

聖天子垂念普陀爲大士道場發帑大修前後兩寺土木
繁多工匠壅塞或錯若碁置或翁若雲屯余幾窘於
措處賴克勤逐一經營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
物俱如老作宮室而且剝闢朽壤煎焚榛蕪決滄溝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導伏流無不身先之或笑克勤何不憚煩乃爾克勤
曰我不能爲須達多長者其尚可虛糜

天家之大賚而靳惜一己之肌膚精力乎於是咸嘖嘖稱
大曰誠爲善上人也繹堂嘗以年老告休環普陀僧與
余皆欣然欲延克勤繼席而克勤堅辭以爲於迦葉
相傳一派猶未能自信且身荷普濟總持亦未便退
偃於丈室如克勤者非王遵巖所謂會精於性地殫
力於心源者耶夫苟能於性地心源月皎春融卽與
吾儒之存心養性無毫髮異起昌黎柳州一輩與克
勤遊當不深爲之距而懽然相和答以樂余因乘簿

書之暇而亦樂爲之記

法澤和尚曇現壽序

古閩許琰翰林

語有之天下名山僧占多余謂挂瓢打包不過閒雲野鶴卽有琳宮紺宇前鉢旣飛後錫隨卓僧亦烏能占山必有勇猛丈夫彌天功德成佛作祖于其中者而後名山遂爲所占迨至隨緣赴感應化咸周而成佛作祖之場必曰水在于是蓋不惟僧占山而山且將占僧矣四大菩薩其初亦僧也而地水火風之四大結聚千萬劫俱以菩薩名其山余于諸勝素未躬歷今茲乃航普陀瞻紫竹金容而禮焉適住持法澤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者爲余族弟夙具慧根持戒精卓實別菴再傳法嗣以監寺推主講席九載于斯矣宏開法堂宣揚妙義春秋二戒皈依者率數千人從此福慧兩足正果修圓九品蓮花佛祖未必不樂分一葉金剛寶石永鎮茲山而山靈亦未必不曰和尚雖隨緣赴感而菩提座故在茲山也僧占山與山占僧與是未可知也昔太白贈族姪高座僧中孚詩云吾宗挺禪伯高秀鸞鳳骨古人于其家有能參證佛果者未嘗不深慰也是夏之孟爲法澤誕辰當大衍之用余素手到山無桃藕之藉值有持松鶴一圖來獻者遂以是說濡題

其上僧占山而壽且無量山占僧而壽愈無量以是
爲祝其視玉帶之鎮伊蒲之供爲貺不旣多乎若夫
賜帑重修山門之慶詣闕抒謝賞遇之隆具傳後志法
澤知余不佞必不喜余爲作鋪張門面語也

釋堂和尚入袞壽序

四明史在甲
翰林院
庶吉士

聞之佛經曰無壽者相則知佛不言壽自無量然則
學佛者亦不言壽而壽亦無量可知也蓋學佛者性
空心空身空諸相皆空萬法皆空無憂無愛不滅不
生無罣無礙無煩惱無驚怖無患害順適於虛空湛
寂之中而一聽夫天之所爲以故多歷年所眉壽無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有害而究之其性空心空身空無一不空而何有于
壽哉南海補陀釋堂上人出自吾鄉邵氏名宗爲有
宋康節先生裔孫幼年時卽能慧眼出世智劍斷塵
飯依潮音和尚苦行精進實能以無息之心參無遮
之教倘所稱法中之龍象非耶故能慧日普照智月
常圓法雷頻響慈雲遍覆聲聞動天法音震地大爲
聖祖皇帝所眷注特賜帑金寶額紫衣法器建梵宇煥天
章錫恩榮爲僧衆未有之奇由是而和尚之名遂震
乎九州寰宇而梯航而飯依者歲計矣而和尚之心

戴高履厚忠

君祝國覺世牖民之外一無所事也亦無所有也惟靜參
三昧逍遙化日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然而和尚年
愈高而德愈至道愈顯而名益彰

當今皇帝大孝格天至仁溥地四海永清萬邦協和復念
南海普陀爲

聖祖皇帝御建道場恐閱時旣久不無風飄雨蝕雍正九
年大發重帑諭令文武臣工監董修建三遞春秋而
金宮玉宇輝光煥彩大爲海天生色于惟盛哉和尚
以海外禪宗荷

兩朝之寵眷受曠世之隆恩吾不知其夙世何修而得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此也茲者鉅工告竣行將叩闕謝恩
恩今年之五月九日乃其八旬浴旦其門人實源等以郵
信來京請予文以爲壽予曰和尚之學無壽者相而
予何以爲和尚壽哉而不知和尚雖不言壽而優鉢
結因緣之果菩提開智慧之花靜若山動若水根無
着塵無染以智度爲母方便爲父慈悲爲子法喜爲
妻旨與九州士女覺其性海而牖其善路放之則一
息爲千古斂之則今古爲旦暮何嘗自顧其壽哉何
嘗欲人之壽其壽哉然而須彌難老法相常新虛空
無量雲水靡終內其身而佛其心俾普天之下知南

海有一長年生佛吾知其爲然者也又安得謂和尚
無壽者相而遂無言以壽其壽耶吾知其當今八
觀風飄紫袖之衣日照金枝之杖霜眉雪髮掩映朱顏
象步龍行趨蹌青瑣對玉座而揚休儼若眞如之謁
帝伏金墀而拜祝縻慚正印之朝

天

聖天子亦必曰無量壽佛來加恩無己更有進于
聖祖皇帝之所以優禮者而優禮之莫竟也是不特爲和
尚壽也且將爲和尚賀也於是乎言

夢蘭和尚六秩壽序

潤州耿昭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補陀普門道場高宗繼跡自唐宋以來知識迭興逮
有釋堂和尚闢茲山之榛蕪闡第一之法門皆賴我
公輔弼爰是禪士雲集獅音雷震而宰官居士莫不
稱揚讚歎相須有成法社之隆於斯爲盛恭御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九年慕茲山之靈異發帑重新其時
雖有諸當事督胥而勤勤于斯役者皆公贊助之力
居多於甲寅春大工告竣隨珂公入

闕謝

恩頒賜優隆皆公同待也余雖把晤未久卽傾蓋訂交然
風度高潔氣宇澄淵誠補怛之奇英法門之領袖也

屆今二月九日適公六十初度之辰方丈鑑公問序於余余知上人廼閩名家子得儒門之標格了悟宗乘獲山川之靈秘親承密印祝其年頌其德並價高僧何必安期之棗梅福之丹以介眉壽卽今花甲一週正當弘揚妙法以昭先哲之家聲繼珂翁之令德夢蘭和尚宜無讓焉是爲序

夢蘭和尚陞座兼值六秩壽序

四全祖望翰林

蓋聞竺道人年十五卽登講座宋太祖重之惠能初入廣州妙法性寺年三十九講涅槃經風吹旛動時有兩侍其說者惠能解之曰非風非旛仁者心動二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亥

人俱大悟夫前哲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予觀于今日夢蘭和尚而以其薰修之有永覲遐福之無窮焉夢公固祝髮于先覺而受戒行于普陀之珂土人者也其族望爲鄔稱剡東名閩故家學之稟承自有其不同于人者而其出爲佛弟子也潔己修持三十年將以無忝師傳者式訓後學若白衣之住持繼洪亦其付法徒之一也是月二十五日普陀梵衆數百人合掌維摩延爲方丈師登法座鐘鳴而鼓應卓錫導前紫衣擁後相與肅然起拜夢公顧之喜可知己予獨憾風塵遊歷于山見泰岱之高于水觀黃河之深

而于鄉邦中之勝地名區如四明之石窗過雲潺湲
洞青橘宇有所謂謝遺塵南雷九題者曾未憇足焉
而奚問海外哉奚問海外之普陀山哉雖然予未嘗
不思遊其地一窮海島之奇觀而今以得交令徒者
夢公行將浮竹筏越蛟門訪所爲東道主信宿留連
以親炙夢公之薰修當倍益有進夫安在無頭石點
頭如昔日竺道人故事而區區風動旛動之說未必
無惠能嗣世以解之也迺數公之年則六十矣紀公
之生則二月九日矣而于陞座之辰補申維祺之祝
雖謂滄紫經亦一南山之章也可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補遺克勤和尚行述

昆陵

莊綸渭

定海縣

師諱源善別號夢蘭初名本善四明奉川鄔氏子世
以淳儒稱師賦性真實不嗜浮飾少時見羣兒戲輒
避之最喜隨祖母入寺禮佛似與人異及長父母爲
之擇聘師若有不豫色然年十九忽丁外艱繼喪未
婚偶乃泣然告父母曰有兄有弟他日自能承宗祧
繼書香供甘旨夫何以塵勞事而拘縛小子耶豈天
與擺脫也歟遂決志出家概莫能強未幾尋往慈之
壽峯寺禮士美上人薙染士爲普陀繹堂老和尚之
從孫也明年攜師至海上省祖堂繹老和尚一見便

問曰爾旣爲僧將何所求師云小子纔入此門意尚未淨敢有他求耶釋甚奇之旋命受戒經十二寒暑自侍者用爲監院以其諸事不辭勞瘁艱苦備嘗情甘協力恒毅之心無與比者釋十次進都六番

陞見

賜紫免賦亦半屬師輔贊之力也一日閒暇釋問曰終年碌碌已躬下事畢竟作麼師厲聲云着甚死急釋曰將謂是箇死僕師于言下有省雍正己酉春釋將謝院事預命師入室授以衣拂仍使照常輔弼祖山欲令增廣識見歲辛亥寺荷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世宗憲皇帝特旨重典當是時也土木繁興工匠壅塞錯如碁置蒼若雲屯且監督暨在工人員幾窘措處師一一爲之分條析縷籌畫井井如熟諳然其他闕壞焚榛決溝放坎無不身先或笑師何不憚煩乃爾師曰我旣未能効大導師指迷接物其尙可虛糜

天家之大賚而僅惜一己幻軀之心力者乎于是咸噴噴稱曰此人非夙具行因不能若是眞名山異材也乾隆丁卯師之同門先後繼普陀席者已各退隱時方丈虛位當事合山公同請師繼席師辭以向者謬承從上法印猶未自信焉敢當重任決執不允衆強之

至再乃勉應開堂日緇素雲趨儼若靈山一會辛未
春

聖天子初次南巡當事行文徵師接

駕於武林鳳山之南陳公橋

上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明早帶領西湖引

見奏對稱旨遂賜衣袍珍物可謂榮矣師還山之日絕無

一語矜誇惟焚修倍加以圖上報癸酉夏因憶古人
有急流勇退之誠隨將院務命上首青雷接住又囑
東洲爲之輔佐從此高卧煙霞不求問達夏往泰清
冬歸海上日與樵牧較晴論雨以樂餘年又經十稔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壬午夏偶爾違和卽預知時至舊交緇素各各致札
預別多有昌暑省候者尚能談笑自若七月二十五
日忽索沐焚香說偈告終龕停泰清丈室師誕於康
熙戊辰二月初九日世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七
戒臘五十有六座下高弟如青雷東洲者真青出于
藍麟祥一角耳余再蒞定驗師行履盡悉今門人輩
持以訃聞并請敘行畧真有不得而辭者爰書之于
簡端云

題七老圖爲體仁大師壽

當湖沈

初提學

余隨侍

聖駕南巡過里有上八達源者素與余交及余往復京都
數載少契晤焉今復喜晤上人譚語曩昔久之出以
一軸繪七老圖問敘于余以祝南海體公上人壽余
卽欣然欲題且夫七老者乃仙道之所尚也而釋氏
者超越三界拔出四流壽金剛之不朽福河沙而無
窮豈同七老之比肩者耶況補怛名山天下巨勝卽
余亦鄉往久矣奈不能謝塵駕以瞻仰且此山居海
洋之中流大士現身之法場清淨而絕飛塵逍遙而
眞快樂晨鐘夕鼓梵語華音魚龍伏講經之筵猿鶴
馴卓錫之處斯眞地靈而人傑者也故體公上人乘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夙願以居蘭若開寶筏而渡迷津海外高人僧中領
袖來歲時臨長夏節屆朱明慶雲之瑞映乎佛頂之
上慧日之光照乎靈鷲之前壽域開半百之筵福庭
畱千年之果咒鉢蓮而香透海印池中會仙翁而雲
接員嶠峯頂不惟七老之與一人慶誕而喜三教之
齊集名山福地豈不樂乎哉因敘此以書之云云

捐築朱家尖香蓮輿海塘序

陳

杰

提督

普陀爲四大名山之一五代時有不肯去觀音院歷
宋元明俱發帑金建置并賜田畝以爲法產至

聖祖

世宗皇帝宏開法願疊錫帑金珠宮金殿炳耀海天復蠲

免朱家尖等山租賦并許運米出海是誠

天恩浩蕩緇流焚頂所藉以活慧命者也余奉

命巡洋道經南海由短姑入三摩地經莊嚴路謁金容

回首見林林總總或坐蒲團或翻貝葉或依巖而棲

或踞洞而守皆闡揚佛教頂禮

聖恩余間主席了塵禪門廣衆香積未裕何以普濟也答

云現在人浮于食二時鐘粥耕穫之餘惟賴檀波有

朱家尖香蓮浦塗場一片興工築塘堤可千畝足濟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僧衆但工程浩大非得數千金不能告竣也予聞說
卽立願出俸金并勸各同寅俾出資共勸其事於乾
隆辛亥年九月初鳩工築塘壬子冬余閱定海營水
陣過朱但見香蓮浦塘硤河道釐然井井向之白墳
廣斥潮來作海今居然茂草萋萋生機穀穀行見數
年蓄淡之後播加種慶登場歌大有之年而緇素雲
集歡騰于香積厨之右者可預卜也已是役也予敢
曰名山靈佛可種福田祈祐于大士邀譽于浮屠乎
亦惟念

聖祖

世宗兩朝碑勒煌煌世產免徵

恩膏之渥予小臣拜揚其休可也是爲記

朱家尖白山頭築塘碑記

長白 宋如林 邑侯

補陀爲海上名山其地廣其田腴其爲境也表延而遼濶其爲寺也宏敞而幽靜可居故海內之願爲僧者皆樂歸之舊有田地

特賜免糧以耕以食慊然自足自我

朝定鼎以來俗安於敦龐人不患天札有自食之樂而無追呼之擾蓋百餘年於茲矣然而僧日以增田地不加多非所以安比丘之衆也開闢山田試墾海塗亦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因所利而利之焉耳朱家尖白山頭前住僧朗和開墾蕩田及續恩住持曾于此築塘歷十七年得田八百餘畝以潮汐衝激不已且築且埤迄未成功今

浙江提督李公諱長庚慷慨好施予靖苻萑至山上偶詢及之遽助以朱提四百爲築塘資續恩始得告竣而來請記於余夫補陀兩寺上蒙

聖眷百餘十年耕鑿免糧之地咸登般若之航不可謂非厚幸矣又得公上體

聖人之仁澤及桑門向之且築且埤者今則鞏固而無憂所以利之者豈淺鮮哉自後住僧勉之勿以是爲貴

益色身之具而以是爲資益惠命之端庶足以副公好善檀施之意而體前住勤苦立基之心也

香蓮輿漆築泥塘碑記

膠城沈泰邑侯

普陀山爲

觀音大士顯化道場接待十方僧衆衣鉢檀粥募化所不給者賴於力田以故山無曠土而對岸朱家尖之香蓮輿淤塗久經築塘成田恭值

熙朝澤周環海惠沛雙林蠲國賦以種福田錫

內帑而光梵宇靈山之仰荷

天庥蓋已久矣癸酉秋余來守土接見方丈得以備悉梗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概茲前寺方丈融通稟云香蓮輿塗田舊築烏石子塘每遇風潮不免鹹水浸灌現蒙 廈門提督王

浙江提憲邱 廣東提憲李 本縣沈各捐俸銀六

百元石塘之外添築泥塘一段瘠區永成沃壤並奉

各提憲鈞諭前寺於收穫時每年分給法雨寺佛頂

山燈油銀各十二兩余心欽 各提憲之盛舉而樂

與圖終也亦分常俸以助合尖焉融通乞存案卷並

請勒石以垂久遠從此力穡有秋紅粟聿盈於香積

書詞紀事慈雲永繞夫穹碑祝

帝道之遐昌萬年無斃瞻法輪之常轉千劫不磨是爲序

鴻崑禪師傳

金陵 秦耀曾

昔裴休黃蘗圓覺經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然李翱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以吾儒之說文之儒與佛初無二理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也普陀承恩堂能崑禪師字鴻崑別號巖雲佛門弟子而有儒行焉師本松亭顧氏子自幼入山薙染于普濟監院谷馨上人受法于伊祖住持泰清德安和尚負性穎悟於儒氏經籍無所不窺工詩文兼善臨池作劈窠大字爲一山之書記咸以先生呼之彬彬有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六

儒士風在寺三十年志行苦卓教法淹通已居半座積有餘資念本堂自伊克勤祖創建後歷有年所殿宇恢宏未加丹堊乃于道光五年刻日鳩工重加修葺連扃接闔巍然煥然復慮僧徒乏食置朱家尖香蓮舉土名清一堂中隴田五十畝歸于本菴以充香積是以儒心而行佛法者矣至前寺舊有志板藏於衛教堂嘉慶乙丑冬東廊燬於火志板亦燼是書成於康熙四十四年迄今百有餘載師懼寺中文獻無徵獨以重鈔山志爲己任考証廢典網羅散佚一日未敢少懈緣商確無人未遑創舉辛卯三月余敬詣

普門焚香禮佛并得把晤鴻崑禪師觀其容貌清古
言詞和藹殆所謂名下無虛士歟師囑余修斯志付
梓余固辭不獲匆匆返棹師將事蹟可入志者函寄
來署細閱刪訂余素不佞佛而好談禪雖深入佛理
有愧裴公而以儒說敷陳竺典亦私心所竊喜也茲
於修志之餘嘉師功行可傳遂爲是傳

重修錫麟堂記

前人

普濟寺西寮舊有仁德堂取天上石麟之義更名錫
麟初始於普勤禪師供奉送子觀音厥基久建良以
菩薩陰行方便周徧圓通仗象教之宏功降螽斯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遐祉人稱雙壁眼前悉誕佳兒我見三珠膝下咸添
令嗣是知拈花微笑去來早悟三生樹草忘憂似續
遠延百世矣第人以時而代遷物以久而日敝禪關
寥寂法乳無傳梵宇荒涼仔肩孰任遂使虹梁紫柱
半傾圮于荆榛螭角丹墻全沈霾于瓦礫百靈是護
方期雲構而霞鮮一木難支漸覺垣頽而砌廢有曼
坐堂昌蔭上人派係同宗不忍異視將從捨宅復拓
精廬特是結因人之勝果端藉檀施恢選佛之道場
須資慧力會定海紳士錢君鏡宇鑑堂與上人蓮界
至交苔岑雅契每值揚輿波晴單舟獨訪光熙煙霽

雙屐相尋已公可與談詩如滿何妨結社獨念錢君
壯年乏嗣誰爲肯構之才此日宜男庶慰充間之望
於是上人叩狻座而代祈娠看卜玉向鷺峯而虔祝
誓切布金未幾錢君忽抱沉疴頓悲永訣雖翠微求
子自有異人而伯道無兒終爲憾事乃龍蛇識應高
士已謝塵區馭驥出羣德門旋產英物洵屬釋老之
抱送不必寶誌之俟來錢君之母思答神慈重興佛
地鼎新革故因毀成妍玉題繡抱旣合杳以相持虛
牖疎櫺復玲瓏以爭映龕像永免陟泐緇流共有經
行此固上人願力甚堅實菩薩靈感所至也余以辛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卯暮春敬詣名山親瞻勝境香室鬱以華壯神宮朗
而輝煌要使長廊廣殿特增法界之基誰云智女聖
男不藉空王之庇伏願堂形如雁慶堅固於祇林書
錯爲塵獲熾昌於望族

鴻崑禪師於己丑小春六旬壽詩序

古謄

王序東

竊聞禪門之道乃至四大俱無五蘊皆空而後能超
然物外成其正規初何計夫人世之歲月空中之色
相哉然則鴻崑禪師胡爲而以壽言耶蓋以禪師身
入空門神遊象外生平不拘於蒲團寂滅之修而日

與騷人墨客歌詩贈答嘯傲舒懷是釋而儒者也昔佛印與東坡輩彼唱此和至今傳爲美譚余等雖不克如坡仙之逸致而禪師實足追印祖之流風夫是以壽臻周甲諸君子各賦佳章以代伊蒲之供而問序於余余不佞不能爲鋪張揚厲之詞而第綜其梗概以書之簡端云是爲序

南海普陀山賦

以普濟羣靈
天花法雨爲韻

陸景宣

波開瑞日山涌祥煙林圍紫竹塢放青蓮琳宮瑤島紺殿瓊川闢靈區之第一開慧域于大千佛號洛伽之地經稱孤絕之天粵自五代梁時首建淨土迨宋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全

元明迭新梵宇雖興替之頻移幸慈祥之快睹山有佛以能靈人登岸而奚苦顧大地之何拘獨海天之自取曰觀世乎則南海請看浩渺慈雲歎美人兮自西方來布慈悲法雨爾乃地則沙滿金鋪水則液甘玉洽紅樹茶山白華煙峽現寺上之白毫敢藏中之慧業仙掌欲探天心佛手能穿月脇山鹿與獅岫爲親海燕共鶯巖相狎風清雲石障空釋子之心雷吼天門棒喝空王之法名山非偶象教靡涯塵封不到俗染寧加五鼓之鐘聲絕靜三更之梵響非譁海若承流而自奠天吳護法以無邪蓮座談餘鹿歸飯後

貝經聽罷龍去日斜如靚白衣灑柳時看碧宇散花
縮流旣於此棲身名士亦時與爲伍舒賦手以登高
參禪心於閉戶訪五十三參之舊踪調一十二景之
新譜望去五雲迎葢詞題銀界金鰲到來三日挂帆
句詠石林水府經騷客之行吟益慈光之遠普用是
十方衆信雲集川停布經禮藏紆紫拖青抽簪遺珥
婷婷娉娉菩薩之聲徹耳南無之字喧聽譁言盤石
峯頂金烏捧日傳說潮音洞口大士現形其孰不歡
喜贊感歎精靈贊曰道場四大此爲君九子二峩未
絕羣七寶臺中端坐着仙歌萬種下祥雲又歌曰

普陀山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聖祖敕建寺衆生資救濟圓光瓔珞身大道無蒙翳中國
於今有

聖人願使海波平萬世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六終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七

江蘇金陵

王鼎勳青甫參定

秦耀曾遠亭編輯

普濟寺住持能崙鴻崑校訂

釋氏藝文

蓋企菴羅之園須知杜口坐摩竭之室用啟息言良以苦苦空空付以不生不滅云云擾擾總之無相無名然而著錄肇于阿難尚假外問撰譯詳于羅什亦秉淵思靡不義炳定林辭珍鐙席轉華嚴之藏妙諦因心演頌讚之篇靈機入證不得謂語言文字爲饒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舌也誌釋氏藝文

二大士傳

明

釋真一

補陀潮音洞有二大士者一現男子身一現婦人身面目黧黑頭髮鬢亂萬歷三十三年婦人以六月至山男子禮丸華以十月至山居于洞南之山頂石上各以茅苫一篷高不過三尺上漏下濕匡坐其中惟飲水茹蔬而已人與之米不辭與之錢亦不辭有游衲至竟散與之或數日絕粒不以爲病山中人以爲丐者莫之知也余偕居士陳載卿夜至其所默與之坐不通問訊彼亦不驚顧舉燈視之惺然無昏睡狀

余始與之談男子但笑而不言婦人則隨叩隨荅不作道理會而吐辭等刀鋸莫可犯其鋒問其姓名則曰有甚姓名問其年紀則曰有甚年紀問其何許人則曰有何方所問其曾住何山則曰住終南爲久問其見何道理但曰眼見大海耳聞風聲雨聲潮聲鳥聲問其作何工夫則曰有時想起觀世音便念幾聲餘則唯坐坐中亦無甚做工夫處其言詞直捷如此似胸中無一物者余大駭之春二月人皆來謁洞男

女堵觀之曰汝輩各安隱去問我何爲遂不見

普陀梵音菴釋迦佛舍利碑

宏覺
國師

木陳忞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二

明州古稱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鄞山蓋周厲王時東天竺國無憂王所藏釋迦文佛眞身舍利處也去明州薄海五百里外復有山曰補怛洛伽者則普門大士化跡所顯以佛菩薩慈悲因緣故自晉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齡歲奔走赤縣神州之民至有梯山萬里踰溟渤犯驚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山處大海中爲支那四山之冠鼓涵風日摩蕩雲煙其巘絕處爲菩薩頂菩薩頂之下爲梵音精舍當日月晴霽則千山排闥而隱隱隆隆于青羸翠黛之中者鄞山也熹宗天啟丙寅有梵僧至自波羅奈國見

其洞壑平坦以爲八吉祥六殊勝地莫是之過乃出
所懷舍利建塔其上由是慈網交羅海山互映矣塔
高如來身量內奉旃檀香塔一肘量黃金寶蓋爲承
上以金鐘彌覆之而舍利寶藏是焉初梵僧募塔平
江人莫之信舍利愍之乃顯神變爲之助發于是有
見三者一者見黑白紅色間錯者或惟見佛身相好
者或始不見而終見如徑寸大者遂一時傾施填委
塔以成其莊嚴妙麗類鄮山而安奉之法則舍利從
黃金盜網楞眼中投以入及禮覲則出以視如是者
再三出之則增長數倍不可取視焉丁丑春仲余自

太白來觀山中者宿歲爲余言且請記之余曰舍利
聖人之骨身也聖人神變不止是愍世戾劣示其小
者夫何足以觀聖人哉當觀聖人韜光掩寂而舍利
畱靈福天上人間亘百代歷金石水火而逾靈逾固
者抑豈無自而然哉蓋聖人體道乎其身達形神而
一之臻夫大妙故能聖變無窮其自書契以還薄海
內外苟非聖人非聖人達道弟子罕不葬骨五泉遺
塵九土豈其道與聖人異抑身夫道者或日用而不
知焉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焉是以見有虛棄依正
相隨又烏怪其然耶故佛與羅漢皆有舍利惟佛最

堅不可壞而先德嘗稱眞淨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
而又堅剛嘗置鐵砧舉鎚擊之砧鎚俱陷而舍利無
損謂其平昔踐履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諗余舊聞豈
不以其道之故哉是以先德說法往往提唱身心一
如身外無餘之旨而近世皆諱言之余恐聖人之道
隱而不章故書此以告夫吾輩之爲聖人之徒者復
系之以詞詞曰有大導師哀世昏濁示生五天四十
九載身教廣被以逮多千乃愍末學碎此金軀布爲
飛煙從煙飄墮珠糝玉粒舍利式傳生人之理髮毛
爪齒以日以遷矧其散壞下飲蟻螿上食鶯鷲誰閱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四

千齡探之水火不可濡然咨爾佛子爾見有棄聖無
所捐以無捐故如春正華光色明鮮亦如甜蜜卽蜜
而甜無有中邊遠矣南國誰負道師于海之壤廣嶺
隆準萬里懷來建此層巖嗟曰未建衆尙克知緝緝
翩翩小大攸示出沒隱顯衆翁以跽咨爾佛子爾觀
舍利弗以意甄導師非二卽爾觀時覲體見前舉心
分別舍利隱矣滿目空俗況復厝疑戾劣其思而不
敬虔稽首大士天龍之屬與其鬼仙式臨我詞我詞
非貽以紹萬年

重修宗譜序

以下
國朝

釋照機

四明名山大刹以補陀爲最大士現靈于前高座禪宗似續于後奕葉傳燈皆井然有序而不可紊普陀寺中興于始祖普賢嘉靖間我十世祖本空師卓錫于此精專五戒悟空五蘊遐邇嚮化適遭倭變朋徒西竄遄歸姚江之玉皇殿聚徒薰修隆慶間總督劉公迎回山中避居西天門之圓通菴焚修益虔講誦不倦遠近聞風者莫不奉爲金仙尸之祝之于是歎空師之道力爲能與佛祖靈山相得益彰也海氛內徙鞠爲茂草者十餘年機率徒侶隱居先覺悵焉南望非朝伊夕今際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聖天子明德海隅清晏得返故林而空師之遺迹煥然一新是亦普陀興廢之一大機也舊譜序于明周侍御公惜其年久漫漶僅有大略乃借元孫心明修輯而新之夫自嘉靖迄今不及二百年而廢興者再亦可以知世事之無常而先澤之可恃矣願我子孫永守清規努力精進歲事俎豆綿綿不息庶幾始祖普賢及空師之衣鉢重光而普陀之香火弗替不負機拳修輯之至意也

磐陀石普慧禪院修建碑記

釋通旭

梵刹之興既有道德者主乎其中亦必有福德者助

乎其外然後功業成而名聞著此同行與外護俱稱善知識而不可一日相離者也磐陀普慧禪院宅幽而勢阻地廓而形藏自西天門盤結其下與大寺不里許而近步履坦如喬木蔭如望之知爲藏修勝壤也自內徙甫復楹榱具在鐘磬無聞時住持道桓禪師同舊住慈德請省機大師居焉師名超象翁洲人受度于普陀拳和尚嗣法于南澗濟老人皆海內名宗匠視父知子宜其卓犖不羣而又得居士凌某等時來盤桓其間質疑問道輯故鼎新此誠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也大師契單傳之旨追面壁之風杖履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六

蕭然不顧口頭生醜洵爲滄波遺珠而居士于風塵世路之中栖心物外時渥檀波增輝林麓可謂善得進修克昌厥後者矣今日把手盟心無分緇素當來同歸淨域寧有優劣者哉是用鐫石掄揚二公之德

百歲老祖宗譜序

前八

夫萬派之泉必溯源而出千丈之木必托根而固曾
是者年碩德光前垂後者可不特爲表彰以示不忘
乎予自承主此山旣表普賢道誠禪師爲合山之祖
其孫四而本空圓獻禪師爲西天門祖其徒三而無
瑕明通禪師又爲旭等數十家之祖也無瑕通祖肆

修厥德勵行純全壽登百齡爲世福田受徒十人皆
英賢鉅略增重名山若吾宗奇峯才祖尤其傑然者
也探本窮源非德厚流光而能若是乎古人視履考
祥本諸身徵諸子孫有不彰彰較著者哉是用前歲
旣新其墓今歲另系其譜烝嘗必恪後遂必書樹名
山之赤幟昭來學之司南謂非法門之盛典歟惟在
後之子孫永言繩武弗替引之卽是百歲老祖長在
而不滅矣故特表而出之以示不忘云

普陀潮音禪師塔銘

有序

釋本書

禪師諱通旭字潮音江南華亭俞氏子也幼入補陀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七

旃檀林削髮爲沙彌依白龍鏡公具戒年逾二十聞
人有談及已躬大事者心竊感傷不已後值海波不
靖當事遷僧內地乃走入天台慕古人厓居穴處以
終夙志因謁萬年無礙徹和尚徹徵師所得未之許
異日入室投機乃大喜卒以衣拂授之已而出應慈
水之壽峯姚江之聖壽居皆未久後有以普陀初復
聞者師遽喜曰此吾童年脫白地也卽命束裝徧訊
山中耆宿適定鎮藍公爲國進香願殿宇傾頽慨然
思得一道德兼優者以主斯席合山緇素競以師對

公一見契重卽出

今上賜帑金若干兩俾爲建造費師堅辭至再公率僚佐
敦請于時座下四衆環擁雜然稱歎曰近百年來未
經見也山前忽有五鹿奔至羣拱而立若聽法狀大
衆異之以爲法運之祥嗣後公卿中貴多繼踵而至
祝釐訪道無歲無之故師之主席此山年未逾紀百
廢俱辦中興之盛遭遇之隆或比爲元之孚中信禪
師非過言也師體弱性恬退憶方盛年行脚時侍余
會稽化鹿山中恂恂若訥後已先人故一時同學輩
喜與之交而敬畏之今予晚居太白望公普陀海山
角立如隔咫尺兼以歲時往來手書無間其法喜相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八

得之樂復宜爲何如比也康熙戊寅冬十有一月師
示微疾擇日上堂說偈辭衆退歸丈室顧語左右者
曰吾生平出處履無過人者身後汝輩不宜妄于
達官聞人以作碑銘飾其所無如不容已其惟天童
老人乎天童知予深且悉其言當不我誣爾言畢趨
寂嗣子明忘心明等卽日以師訃至予時驚歎不已
爲泣哭之不覺其慟公年方五旬而逝予年七十有
七而雷斯豈法門之幸乎頃師五旬之誕予以長歌
一篇稱壽中有千里吾宗駒更誰金峯坐斷何屢屢
之句法運一絲日趨而下嚮所屬意于公者今其已

矣悲夫公世壽五十僧臘三十四有全錄若干卷行
世嗣法弟子或顯或晦分布四方者繁不具載其果
明諸子以癸未年八月十一日吉時葬師全身于寺
山之右今繼師席者忘與果而佐忘與果者明也三
子賢能世其家可謂不辱于師者矣因賫師行略并
述遺言請銘于子子奚辭銘曰海水練張海山劍鏑
世塵罔到中有覺場其替也久至師而昌侯王恩賜
數異尋常戶履之滿壘至四方鼓鐘鏗爾不倦稱揚
荆棘之林魚龍之鄉旛花成國儼入衆香居幾何時
遂疲津梁山腰牽堵雲木蒼涼面目現在師其不亡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九

普濟寺香蓮龕築塘碑記

釋了塵

蓋聞古今興廢雖由天定亦在人爲故自毀而成者
其功不可忘其事實堪頌也南海普陀爲

大士示現之區凡我緇衣挂單駐錫千有餘衆向賴朱
家尖有田千畝以奉齋供而濟饘粥迨後風潮洶湧
衝決石堤良田盡爲荒壘衲孤懸海外托鉢無門旣
慮香燈不給更愁饗殮難支僧徒星散漸見凋零辛
亥年幸逢 提憲陳公 鎮憲伊公巡視海道乘風
登岸瞻禮金容其夜敘談于永壽橋畔備陳艱況蒙
發慈悲之善願遂捐築以重耕募勸當道巨公各施

兼金納鳩工庀材重築塘堤不期年而工竣現在復
事耕耘沃土又成膏壤竚看滿剝騰歡含哺鼓腹誦
金經永護法門不二禮三寶長祝

聖壽無疆從此重暢宗風再理香積實賴二公之大德
也後之貴官善士猶能繼其志焉時加修葺億萬斯
年之香火可以永垂不朽矣是爲記

融通禪師記

釋能崙

傳有之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
然前人創業之難後嗣弗克負荷一蹙而不可復振
者實繁有徒此紹述先志者之難其人焉吾師兄能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十

圓別號貫山定邑林氏子髫齡入庵薙染于谷馨禪
師得法于懷中和尚兢兢恪守不敢荒怠自幼已見
重于人矣粵稽吾庵自始祖克勤和尚草創僅立茅
茨以庇經像嗣因住持秦清諸務未遑劈劃傳至師
祖師父相繼經營興葺丈室而規模始宏敞矣惟是
棲止既定倉箱宜裕復置朱家尖香蓮鼻俗名大水
潭田小澗田二處以供香積我前人之功德可謂遠
且大矣至乾隆丙午年本師因懷中和尚主席普濟
師爲監院是時前寺緇流浩繁費用不敷兼之頻遭
歲歉米珠薪桂襄理維艱不得已將大水潭小澗兩

處之田悉行變價以償寺中逋欠而木菴反無恆產
此吾師而忘私之義也嘉慶壬申吾兄融通憫菴產
空虛不敢坐視乃自出已資贖歸祖業使僧徒不致
乏食未幾而融通已推爲普濟住持仰承先志又將
所贖之田以給寺支蓋吾兄前此以菴爲公而不吝
已財今則以寺爲公而暫移菴產亦勢所不得不然
者也主席三載幸免掣肘胥賴乎此及退居後本擬
所贖祖產歸菴以了初願何期疾病連年淹淹日甚
竟成不起告寂

恒學禪師傳

且初建難荆建於層巒疊嶂之巔爲尤難其木石搬
運之費有十倍于平地者然或堂構有基纘承較易
乃於陡絕之區而突起樓臺毫無憑藉如佛頂山之
慧濟庵可得而述焉佛頂山卽白華頂高五里餘梵
宇創自明季迄今百有餘年其中興廢不一繭若久
湮無可稽考峯頂惟存石亭供石佛而已恒學禪師

名能積四明王氏子雍染于悅嶺菴之林蒼師苦行
眞操不撓塵慮一日偶躡白華頂過慧濟禪林遺趾
得石碣于荒煙蔓草中遂慨然存興建之志焉於是
下山募化寄跡黎里結茅乍川行脚數年備嘗辛苦
歎誓願之宏深憾福緣之未湊忽蒙菩薩垂慈隨機
應感得遇黎里大檀越首助千金由是四方捆載而
來樂輸錙料者不可殫述遂於乾隆五十八年建造
圓通殿玉皇殿大悲樓齋堂等處庀材鳩工陸續告
成并自郡城鑄鐘由海船載至山後峭壁十餘仞繩
縛氈裹百人牽曳弗能上也越三日師夜夢佛曰斯

時鐘可上矣師驚寤親自督工運鐘頃刻已至山上
顯有神助今所懸者卽此鐘也常殿宇興工之日忽
於上中掘得木雕僧首面目清癯與師無異其徒裝
金偕師遺像供養於影堂意是前朝得道之僧化身
以了夙願者歟當時庵中緇流甚衆恐香燈之不給
饗殮之難支師於朱家尖中和廟前置買田產以供
四方朝山伊蒲之用其勸建之難洵諸庵所不及焉
圓寂後其徒一泉登泉越州山陰人亦能恢宏法道
振作宗風建上客堂修圓通殿約身厚物葺敝補殘
緝紳所欽慕誠克家之令嗣也歲壬午伊孫頂順又

建龍樹殿於道頭以作僧衆往來憩息之所乞余一言以誌其先德可謂懿行萃於一門後先輝映者歟是爲傳

承德禪師記

且六度以布施持戒爲先然持戒精懇布施亦隨緣而至靈感之神有不可擬議言思窺測者承德禪師諱惟賢四明陳氏子也自髫齡入白華庵剃度負性直樸無文遠離塵垢誦經禮佛無間晨昏嘉慶九年五月終境公示寂丈室僧衆以師監寺時智力兼備調度有方遂舉繼席次年冬衛教堂香燈弗戒於火

延燒千人樓暨鐘樓洪鐘亦遭鎔化棧椽燼而莫構瓦礫壘而誰除可謂長太息矣當是時衆皆遑然師獨矢志重新於十一年春辭衆下山寄跡武林先募銅鐘幸遇鄞邑王公諱宸標大得緣法俛許倡捐于是衆緣輻輳偕來乃擇吉開爐鎔鑄才得成功蒲牢振響以海航載至前寺其功德勤勞已可概見師後念鐘雖成而樓尚廢兼之齋堂梵宇所在興葺維艱欲意南行購料重新又以院務紛繁難以分身思得一入相佐乃懇其法叔靜悟師代任其勞入閩募辦杉木三易寒暑而旋擇日鳩工始將燬燼之區一一

建造不幾年而厥工告竣戊辰夏師卽退院於師子林復營丈室額曰片雲可謂蔭慈雲於眞際其寄托亦深遠矣敬繹是寺堂宇旣經火廢一旦而轉爲宏敞者雖蒙護法布施之力然非師之苦行純修持戒何以致之余熟聞師斷煩惱果獲無上果因記其大略如是

法雨寺重鑄銅鐘記

法雨寺爲大士之別院肇自前明而鐘則成於萬曆之初年至

國朝康熙四年遭紅夷蹂躪而鐘亦被載以去仗我佛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古

之靈鐘至彼國城門頽然加重舛之不動乃棄之城外土湮塵積無人知識雍正十一年忽於彼處放光晝夜作雷音吼衆異而掘之視款識知爲普陀故物乃托洋商請歸統計鐘自明迄今蓋三百年於茲矣物久必圯勢所固然以故鐘雖猶是而聲則不揚是非重鑄不可歷來住持皆以度支浩大不敢肩其任道光五年聖參上人入主是席毅然有重新之志正擬出山募緣適有姚江周巷鎮之徐公君望來山進香至法雨寺過鐘樓下見所懸鐵鐘已破特發善願許以重鑄及晤聖師卽以募緣告乃慨然曰汝姑募

緣以資別用而鐘則我當獨任於是聖師往浙西三
府叩募越明年而徐公果興工鑄造三易爐火而才
得成功及裝運歸寺眾緣輻輳護送過洋迄今鐘聲
洪亮漁商過客聲聞數十里矣噫嘻是役也徐公之
大功德與聖師之得緣法皆大士之靈有以感通之
自不可沒茲余重鍍山志與余論及遂囑余爲之記
因述其事以附之於誌云

演戒序

前八

嘗讀孟子書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斯
言也豈獨爲儒氏言之哉亦卽我佛世尊立戒之深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五

意也蓋心之放由其誘於欲而戒之立在乎去其欲
欲之不去則色聲臭味觸法皆足以亂我聰明而無
以爲成佛之基矣故法要有三戒居其首由戒生定
由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戒之爲言誠百丈竿
頭進步之始基也昔元珪禪師有嶽神乞戒元珪授
以五戒是神猶求戒而況於人乎寶陀自

國朝展復以來

歷聖垂恩

賜帑不一大開法戒普度善信誠欲使十方

之衆胥歸兩足之尊諸弟子共沐深仁咸圖報德

可不於戒而加之意耶今山僧承諸法眷于癸巳暮

春公舉繼唐開壇演戒本山及外方風聞而來乞戒
共計五十四衆內無衣具者居多余體其苦行而有
善念遂將諸子概就衣具于四月佛臘日圓滿三壇
大戒俾諸子情空六入氣茂三明卽无憶而進无念
因无念而進无妄則象教流通達乎震旦可以明正
法眼藏之旨矣遂書爲序

法師融通和尚六秩壽序

釋悅參

蓋聞白蓮碧薤三千鴻朗之函絳闕瓊霄八百應眞
之位夜摩天上流香氣於旃檀兜率宮中燦莊嚴之
寶珞由來佛法終參最上之乘自昔禪門已闡長生

普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二

之諦豈獨青城仙客屢轉金丹絳縣老人幾經銅狄
也哉維融公禪師者生而明覺長益圓通性淨同珠
心清若鏡塵根悟徹卽能打破蒲團結縛自消早已
擲開拂子物情淡淡泡影無無命白馬以馱經藉青
峰而作舍禪心永駐證一指以參禪法炬久燃現三
身而說法長松細草普蔭慈雲翠竹黃花羣露法雨
漉囊淨饌瓶中飄蒼荀之香禪板潮音枝上聞迦陵
之轉是以十方之衆遊香國而皆馨三界之中假菩
提而皈正也况乎慧由心定人以地傳吾師布金寶
地卓錫名山承鹿苑之緇流續雞林之香火雲峰萬

沙海湛子肩渡去曾資寶筏綠梅岑
珠虎牟尼之異則三車
始華嚴經數卷天羅出金星梵唄齊
附雲林登桂帳
迴場餘習光耀定場故爲證前身花雨滿天梵
英還冠業泊平有華雲遊候離緝字指片帆而南
下盼隻履以西來渺漭長
僧見微雲幾壘茫茫弱
音陀山志
卷之十七 藝文
水生澹月眉有又來嘗不日海天涯神馳蓮座也
迴者並來飲若之舟爰戲冷伽
羅梁燕赴張東明依廣履飽
相傳今茲握管抒誠佛壽同期



